

剧教 / [陈启肃] · 一 V. 1, no. 1 [1941. 1] ~ [?]
· 一 永安: [福建省政府教育厅], [1941] ~ [?].
; 26cm.

月刊 · 一 1941. 12起出版地改为福州.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有污迹, 破损, 回皱.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4 ~ V. 2, no. 9 (1941. 4 ~ 1942. 9)

劇教

福建教育廳編

第四期要目

學校推行劇教的效用

鄭真文

向漢奸劇運進攻

紀 零

演員的選擇

谷劍塵

戲劇觀衆心理

徐君藩

最後一幕

舒 謙

工作的魔鬼

劍塵筆



劇教 第四期目錄

短論	簡漢好劇價進取……………紀 蓉(二三)
	劇團的兩件事……………則 南(二三)
	風流與下流……………一 竿(二四)
專載	學校推行劇教的效用……………鄭貞文(二五)
(技術)	演員的選擇……………谷劍塵(二七)
(論文)	戲劇觀家心理……………徐君藩譯(二九)
劇本	最後一幕(獨幕劇)……………舒 謙(二六)
	工作的魔鬼(三幕劇)……………劍 平(三三)
(通訊)	一年來的德師劇運……………綠 葉(三三)
編後記	……………編 者(二七)

劇 教

第四期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主編者 陳 啓 庸
編輯者 林 舒 謙
石 叔 明

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戲劇教育委員會
(福建永安城內)

經售者 福建改進出版社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永安風行印刷分社

價	定			每月二十日出版
	每冊	零售	預售	
郵票代價 十足通用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年十二冊	每月一冊
	四元	二元	二元	永安
	二角四分	一角二分	一角二分	外埠

25.05
487-1



向漢奸劇運進攻

紀零

「南京特訊：偽教部教育科着手編排劇本，已完成者有『鍾仁孫』等劇，內容大抵係宣傳共黨作亂，難民遍野，中日合作等，本年開將積極推廣，以遂其麻醉我民衆的陰謀，可恥之極！」

新中國戲劇刊號

刺理情報(一)

「現在，在淪陷區，在南京，杭州，蕪湖，蘇州……都有漢奸劇團的公演，他們在敵人的組織之下，作歌頌敵人之功，頌敵人之德的勾當，而陳大悲願無爲更醜態百出，已經發現的漢奸劇團，有大名會的遠東劇團，復興劇團，和平劇團……大小不下廿餘，戰前俱爲最發達的文明戲子。」

戰區劇報第五期陳子堅

「文明戲的沒落」

「上面兩節記載，我們知道最近漢奸劇運是極旺盛了，主持人都是「戰前最沒落的文明戲子」，這一般無恥之輩，走上漢奸之路，是

由于他們的生活形式所決定，本身沒落已達頂點，必然的會演出這「最後一幕」。

敵人的最近攻勢，在文化方面重於麻醉，懷柔的政策，企圖使我民衆忘記了抗戰，忘記了我們的敵人，在文化各部門中，敵人也選擇了戲劇這工具。「戲劇感人最深」，無形中，我淪陷區中的同胞，將被注入了濃深的毒汁，忘記了本身在大時代中所應盡的職責。這是極爲痛心的一回事，同時也是抗戰戲劇運動一個嚴重問題，值得嚴切注意的。

「身可殺，志不可殺」，「我們不怕炸彈毒氣，只怕沒有熱血勇氣」，這在抗戰以後，每個中國人所引以爲誓條的，但是現在敵人及偽組織，已向這方面進攻，要我們「一心一死」，進一步使我同胞反而爲敵人服務。由此可以證明淪陷區裏文化工作的迫切性，抗戰戲劇工作者所擔當的任務不特只限於我們大後方，前綫，還要把自己的力量伸入至敵後去。當然，在敵後工作，是相當的困難，但過去已經有人艱辛的做過，在目前未始不可爲，尤其在我們所從事的任務出現了敵對的疑懼的時候，抗戰劇人更需要努力，加緊反漢奸劇運的鬥爭，爭取我同胞到祖國的懷抱來。

「向漢奸劇運進攻」，希望不至變爲「紙上談兵」，抗戰戲劇工作者羣，要分出力來向這條艱辛的途程邁進，消滅漢奸劇運。消滅沒落的文明戲子，達到我們工作部門中的一個目的。

劇團的兩件事



帶過劇團的人，常常會感到管理上的困難與複雜，所謂「三分工作，七分管理」，的確是戲劇團體的主臬，從事劇團工作而站在領導者地位的人，談起這個，無不感到頭痛的。

當然領導者本身大半也都具有他的缺點，但是除了舞弊，任用私人或剛復日用外，些微小毛病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即是劇團負責人只有些微小毛病或是甚至沒有毛病，而劇團的人事問題仍然存在，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到演員身上來了。

普通劇團演員所最易發生的毛病，不外乎桃色事件與不服指揮。食色性也，凡是人，總難免有追求異性的衝動，由戀愛而結婚，只要經過正當手續，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事。然而事實常常不這樣，「始亂終棄」，在個人方面已是損失不少，而因爲戀愛事件，妨礙到整個團體的名譽與地位，阻礙工作的推行，甚至使整個團體陷入混亂狀態，而至于解散者，比比皆是，所以我們不反對戀愛，但反對在工作期中，又在團體內戀愛，假如他真的是想爲國出力，爲民族盡忠，這點子犧牲是要做到的。其實這根本不算犧牲，因爲他向團體之外的異性談戀愛，只要經過正當的手續，是無人會反對的。至于不服指揮，若非領導者不公平，那就

在于演員本身的高傲。有些青年劇人，演了幾次戲，得到一些好評，便趾高氣揚，目中無人。好像世界上除了他，就沒有第二個配稱戲劇家了。團長或是總幹事算得什麼？他根本就不懂戲劇。這樣目空一切的演員不少，當然，持這種態度的人只有把「已的前途葬送了，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我們知道，戲劇工作者就是一個教育者，他教育別人同時還要教育自己，假如自己不能教育，怎麼談得到教育別人呢？當然，參加劇教工作，不外乎三種目的：興趣，抗建和謀生，爲了興趣的發展，爲了抗建大業，爲了解決自己生活，無論爲了哪方面，他都應該注意自己的修養，能够自我教育，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劇教工作者，不然他就不配來做工作。做了工作，結果還是沒落的，明眼人都會這樣相信的。

風流與下流

一 竿

讀古人詩有「儘管風流莫下流」及「不是風流是下流」等句，以爲「風流」是可以，「下流」則不可以。可不知許多自認爲「風流」的，往往是「下流」的，許多由「風流」而淪至「下流」者尚不自知，偏執是屬於「風流」的，誤盡「天下蒼生」！

做戲的人，人家都認爲「下流」之流，不足以言「風流」，少數辯的劇人却反對，認爲劇

人是人，也應當風流點，而且在台上所表現的常常是極風流的，那末到台下來，何妨也來一下風流呢？於是：

團長調戲女團員，拘搭上了，成爲眷屬，這是風流之一。

男團員在茶館裏寫條叫女團員來，喝酒猜拳，乘機「揩油」，這是風流之二。

女演員出名了，被達官們看上眼，坐汽車去兜風，這是風流之三。

男女團員到當地豪紳家中去弄年，得到千元的一「酬謝錢」，各個做了一套西裝雨衣革履，招搖過市，這是風流之四。

女演員有了相當健的風頭，叫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懸掛在玻璃櫥內給路人欣賞，這是風流之五。

還有之六之七……的「風流」，筆者非賤房先生，懶得記下來，不過像這種「風流」事件，多多少少在各個角落裏發生着却未便否認，因爲有了上述的「風流」之種種下了，便可看到一般人認爲「下流」之事接踵而生：

一、交女朋友要錢，上館子要錢，所入不敷出，便只有舞弊。

二、無弊可舞弊時，便僥倖「×××××」捐募之款，而「×××××」的美名被利用了，却沒有受到實惠。

三、無法算賬，賠償無力，便行潛逃，如尚有餘款，則行捲逃。

四、假借團體名義對外境騙，假造通行證以

備事敗被開除時好走路。

五、爭風吃醋，男女桃色事件形成多角關係，吵架流血，變成「糟」團。

六、……

太多了，舉不勝舉，也許在這般所謂「新」的劇人眼中，都是風流的事。古之所謂「統統風流」，「個個風流」等，這「統統」「個個」是封建時代的東西，筆者以爲在現代已經死了。

現代做戲，是爲教育宣傳，爲抗戰服務，不是自己隨意玩玩的把戲。

如果把戲劇當作生意經，當作隨便玩玩的東西，那末，對於戲劇在這時代裏的真正傾向性便被抹殺了。不特無宣教作用，相反的便是反宣教的作用了。因爲本身沒落，對於本身所從事的事業就跟若沒落，到頭來不得不出賣本身，同時也把本身的工作出賣了。像風流之四所述的，當地豪紳用錢來收買這一般也是所謂「劇人」，等到這個環境的轉移，本身沒落了，如負債，短絀，被中國人淘汰去，適在此時，我們的敵人在迷途用手一招，說：「我也有×千元的錢，你們來吧！」所謂這一般「劇人」能不撲到敵人的魔掌裏去嗎？筆者相信，對是不可能的。

在抗戰中可以看到許多「被淘汰的人們」，但沒有把自己用鏡子照照看，自己這類的人，是不也應當被人家淘汰去呢？

不管風流或下流，風流等是下流人！

——一月於融。



學校推行劇教的效用

鄭真文

某天，有一位客人問我道：「現在學校中大半都有演劇，爲了演劇，常常妨礙了學生的功課，你當然知道此種情形，爲什麼不加制止，反而要鼓勵它呢？」

發問的人也許是個學生的家長，也許他的子女就在學校中演過劇，而妨礙了功課，有了實際的感覺，才產生這樣的感想。當然，有這樣感想的人我相信很多，不特家長，就是學校當局也定有不少人這樣覺得，雖然他們不是冬烘先生，還將戲劇視爲卑賤的職業的。

然而他們不明了戲劇在發育上的效能！

研究過課外活動的人都知道學校除正式功課之外，尙有許多其他活動，不特能幫上課的不及，而其本身即具有偉大的教育價值與力量。戲劇在許多課外活動中，是最有力量，最有效果的一種，讓學生來參加戲劇活動，他至少可得到下列的益處：

- 一、利用課餘作有益的活動。
- 二、使學生得到學校文字以外的教育。
- 三、啓發學生的思想向上。
- 四、改良學生的不良習慣。
- 五、抒發學生的情感。
- 六、使學生學得一種正當的娛樂方法。
- 七、供給學生一種正當的娛樂。
- 八、使學生得到許多人生的經驗與關係。
- 九、使學生學得分工合作的精神。

- 十、使學生養成服務社會的習慣。
- 十一、使學生學得一種新的藝術。
- 十二、使學生得到守秩序的訓練。
- 十三、使學生學習國語。
- 十四、使學生得到知識。
- 十五、使學生練習口才。
- 十六、……

像這些好處是不不少的，一個學生參加了戲劇活動，就是來受一種教育，同時看戲劇演出的學生，也是受一種教育，和參加戲劇活動，一樣可以得到許多好處，我們要使學生在學校中畢業之後，除了應獲得的知識與技能之外，更能成爲一個優秀的國民，讓活動——尤其是戲劇，非特別加以注意不可。

上列益處，是就學生方面來說，若在學校當局，它也有幾種顯著的好處：

- 一、可以幫助訓育。
- 二、可視作一種公民訓練。
- 三、爲學校推行社會教育工作。
- 四、可以增加學生幫助學校行政的熱心與能力。
- 五、可以幫助正式功課的不及。
- 六、可以加強各科的聯繫。
- 七、可以增進師生的感情。

等等。戲劇活動對於學校及學生沒有這許多益處，爲什麼應該提倡呢？

但是戲劇活動，雖然有上述種種好處，而進行不當，却也有它的毛病，最易看到的是：

- 一、爲了訓練演劇，妨礙了正式功課。
- 二、爲了演劇，違了學校規程。
- 三、爲了演劇，發生過度的情感。

上面三種毛病，都是實施演劇上的方法問題。

第一，爲什麼演了劇，會妨礙到正式功課呢？大半是因爲普通學校演劇，都是臨時抱佛脚的。來了一個紀念日或是突然爲了某種需要，就來一次演出，趕着排演，趕着演出，在趕着時候，學生當然只好放下課本來讀劇本，那麼不妨礙功課便成爲不可能了。假如能够在常時規定一個適當的時間，讓學生來練習戲劇工作，到了要演出時，不慌不忙，按步照班地來演劇，這跟一個學生平常用功，考試時毫不慌張

編後記

近來讀者來函預定本刊的，日見增多，他們都要求自創刊號起；編者在三期編後記中已曾提及，一二兩期均已分發無餘，第三期又以不能加印，一拿來就發淨盡，有些代售處來函請再加份數，同樣的無以應付，這是編者覺得十分抱歉的事，然而印刷困難，無法重版，這個缺憾，實在無從填補了，請讀者原諒——凡在三月十日以前預定本刊的，均自第四期寄起。

本刊因為篇幅有限，劇本以外，每篇最好以五千字為度，長約萬字的稿件，除特約者外，無法容納，只得割愛退還，希望投稿諸君注意。又本刊稿件，至第七期劇本專號第二輯止，大半已編定，後寄來的稿件只得押放在第八期以後發表，因為有些作者來信催促，所以附此聲明：本刊凡收到稿件，如不合用，均在三日內退還，未退還者乃留會考慮，但刊登與否，不能先行函復。當然，本刊園地是絕對公開的，凡是有價值的稿件，無不歡迎，決無門戶之見。

本來，這一期的獨幕劇已將薩兆琛先生的「縣長太太」編上了，後來為了要與「向漢奸刺進進攻」氣調配合，特選戴舒謙兄的「最後一幕」，「縣長太太」只得留在第五期發表，這應向薩先生深表歉意的。

學校演劇我們雖然認為有許多好處，但是世人却以為何必多此一舉，更有人以為是正式功課的障礙，因之參加學校演劇的學生，除本身發生毛病外，也常常受到許多掣肘，本會首席委員鄭心南總長曾對這個問題指示數點，希望從事學校劇運動的人及校長教師們特加注意，假如能依鄭總長的指示，防患未然，設法避免各種缺點，則學校劇在教育上的效用，將發無窮，對於學校教育，是有極大幫助的，編者敢這樣相信。

本會工作，近已逐漸開展，除出版本刊外，復應福建廣播電台之約，每兩星期廣播話劇一次，時間是星期日下午六時三十分開始，第一次已于本月六日播送「奸商」獨幕劇，第二次于十九日播送「我總是這樣」兩幕劇，提前一天的原因，是為本會同人多代表永安縣參加閩北第二屆國民體育表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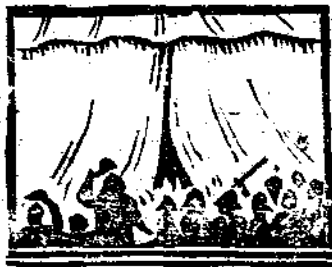
近來，又在計劃本會能每月演出一次，第一次演出擬在本月十八日，演出的劇本是舒謙編導的「好漢子」，啓庸編導的「徘徊着的女人」等劇，又擬請本會持教團參加一幕，但該團出發在即，未知屆時可能參加否。但會中人員過少——只有四人，角色較多的劇本當然無法演出，希望永安業餘劇人，能踴躍參加，俾本會每一次演出，成績均能超過前一次，這是我們最希望的。

編者

，考的成績一定會更好，不用功的學生，雖然開夜車來趕功課，成績不好，費力又多的理由是一樣的——當然，在規定時間以外，是要加以制止的。

其次，違背學校規程。例如學校每夜規定八時半熄燈，而為趕趕排演，却趕到夜深還趕不及。這些毛病，也是為了沒有經常的工作所致。至于過度的情感，這大部分是屬於劇本的問題。當然，我不反對青年人談戀愛，但反對在求學時代的學生談戀愛，一個劇本中，假如有談情說愛的場面，能避免當然最好，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尤其是當青春發動期的學生，演劇是假的，却最易弄假成真，所以學校劇的選劇目標，和一般劇團是不盡相同的，這是說劇情方面。至于劇本本身，就要選意義向上的，使學生來演這劇不致有悲感才行。還有，有些學校出外地演劇，因為到了外地，換了一種無規則的生活，男女混雜在一起，也容易有意外事件的發生，所以我覺得凡是學校到校外去演劇，必須有一位導師跟着去，隨時隨地加以注意指導。

學校演劇，當然不止上述三種毛病，但這些毛病，大半都是方法上的問題，只要學校當局能注意及之，預先加以防止，使缺點儘量減少，優點儘量發揮起來，我相信學校劇對學生是有許多好處的。因為學校劇在教育上有這許多好處，所以我主張學校演劇不一定將其作為從事社會教育的一種——力量有餘，能夠這樣做，我當然不反對——只要能在校內演，讓本校學生看，它已經在教育上盡了職責了。這便是我為什麼不制止學校演劇，反而要鼓勵它的理由。



最後一幕 (獨幕劇)

舒 謙

人：多角大尉(日人) 阿丁(男) 小程(男)

晶晶(女) 李媽(女)

地：偽組織勢力下某城。

時：偽勢力來消滅前。

景：一門通外，一門通內，一隻窗子。室內長方桌，直背椅，茶几，凳子都有，這件東西，都不大講究，顏色也不一定調和，杯，壺，文具書籍等零亂排列。

開幕時：多角大尉坐在桌前看住一個劇本，小程和阿丁恭立一旁，互相丟眼色，心中惴惴不安。

多角看劇本，先點點頭，似是頗為稱許的樣子，小程和阿丁亦呈欣喜之色；不久，多角擰了眉頭，看一上看上空，似乎對於剛才所看到的地方，有未能滿意之處，小程阿丁也變了顏色，多角想了一想，便對他們兩個說：

多角：這劇本誰編的？

阿丁：(恭敬的)……是我……

多角：(圓滑的)編得還好，和你們一般中國

人編的劇本都不同。你們中國人對於皇軍

都不大了解，你這裏說的不錯：說皇軍是

把「仁」「愛」兩個字用到中國來，不會

瞧不起中國人；說中國和日本是同一血統

，同樣尊敬孔老夫子。不過……你還得舉

出更充分的理由來，最好要有根據，你可

以這樣說：就說大日本是世界上 strongest 的國

家，所以會強的原因，一個是從「王道」

來的，一個是從「武士道」來的，「王道

」治文，「武士道」治武，文武交之道，

所以變成強國。

阿丁：是是，多角大尉就是「文武交之道」的

一個代表。

小程：(諛媚的)多角大尉在大日本皇軍裏是

不可多得的一個，對文學，對戲劇，都有

研究；對於作戰，又是那樣的有把握，真

是一代偉人！

多角：(受恭維後快樂得很)這算不了什麼，

我喜歡戲劇，因為戲劇感人最深，可以移

風易俗；但是很多中國人看了什麼「抗戰

」的戲劇以後，對於大日本的人都認為仇

人，這是錯了。現在我就針對這方面給他

進攻，由你們來演戲，真正表演大日本的

人都是好人，把大日本這次來中國打仗的

目的——是爲了幫助中國人，剷除內亂，

使中國人都得到自由。另一方面叫中國人

都來愛護大日本皇軍，替大日本皇軍服務

，中日親善，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才

是中國的出路，也是大日本皇軍所願意做

的。

阿丁：我遵照大尉的意思來編劇本，宣揚到中

國人民裏面去。

小程：我在演戲的時候，一定加強這一點。

多角：其實你們在做戲的時候，如果觀衆方面

有興趣，看到很起勁的時候，你就向觀衆

演說，劇本裏面說不來的地方，可以盡量

發揮，不一定要遵照劇本，其實你們中國

當前的演劇傾向，還是照從前的文明戲的

調子，來適合中國觀衆的口味，因爲中國

民衆的文化水準是很低的，嘿，嘿，嘿！

小程：是，不錯，大尉說得對。

阿丁：(隔壁聚賭的吵架聲，強烈的傳過來，小

程阿丁扭扭着)

(多角聽到了，現狀急於)

多角：咦？誰又在賭錢？

(阿丁與小程都怔住不知所答)

多角：叫他們不要吵，我在說話。

(阿丁用手推小程，意思叫小程去，小程

便跑到門口)

小程：(向外大聲喊着)你們不要吵，多角大

劇在這邊說話！(跟着這聲音後，嘈雜聲

便停了)

(小程回來站在原來的地方)

小程：報告大尉，他們已經停止了。

多角：你們中國人就喜歡這一套，賭錢和賭命

三樣的重疊了。贏了一點，或是輸了就叫

這價錢是準備明天晚上演出的嗎？

阿丁：是。

多角：這裏一共用三個演員，那末(指丁)你

一個？

阿丁：(點頭)

多角：(指程)你一個？

小程：(點頭)

多角：還有一個女的呢？

阿丁：是晶晶

多角：我想一定是晶晶，只有她才能演得出來：

因為她能發會劇中人的性格。她，這個

戲演出來一定會叫台，你們努力，皇軍會

重賞給你們，唉，你們有錢用嗎？

(阿丁、小程嘻嘻皮笑臉的表示沒有錢，但

不敢說出來)

多角：沒錢用嗎？我這兒先拿一百塊去，一

個人五十。米袋裏拿出錢來，見了錢，

似乎又有些捨不得，但已經說了，不好意思

思翻臉，想了一想便說：我這兒不夠，只

有四十塊錢，一個人二十，好吧，拿去。

(丁和程蠕蠕的過來，先鞠躬一下，然後

恭敬的把錢收下)

多角：你們什麼時候排演？

阿丁：晶晶一來就開始。

多角：她還沒有來嗎？

阿丁：大概快來了。

多角：來了就趕快排，明天晚上開「平民合作

大會」的時候，一定要演出。

阿丁：是，是。

多角(準備走)：你們要努力，不要弄濶了，

要知道，你們在中國政府那邊站不住腳，

沒有飯吃，我大日本皇軍才收留你們，那

你們就應當對皇軍盡忠，替大日本皇軍來

拉攏中國民衆，軍民緊密的合作，使你們

中國民衆得到自由。

阿丁：謹遵命令。

小程：大尉放心，我一定爲大日本皇軍盡忠。

(門外有女人的尖聲，在應付着許多人的

，那是晶晶來了)

晶晶：(在外)你們自己來吧，我要排戲了，

等下我來當家。

男聲：(在外)晶晶，等下排戲不要緊，再

來幾牌，剛在起勁的時候你就走了！哈！

哈！

晶晶：(在外)我不來，我說過，等下再來

，你們人够吧，隨便賭好了。

女聲：(在外)有你在場好意思，晶晶，來吧！

晶晶：不，不，讓我休息一下，我實在累了。

(進來，一邊手還在揮着)

(外面的聲音低了，隱約聽到：「好，好

，我們來吧，我們來吧！」。晶晶轉過身

來，見了丁與程也見到多角，本來他們三

個都在座裏羨外面)

晶晶：(對多角)哦，多角大尉在這兒，我失

敬了！(鞠躬)

多角：(見到晶晶，垂涎欲滴，把剛才那種偽

造的尊嚴面孔放鬆了)哈，哈！晶晶，你

好！我等你半天了。

晶晶：(賣弄風騷)我該死，我該死！應該大

尉在這邊都等累了，他們綁住我，要我再

賭下去，實在吃不消。

阿丁：是的，大尉等得好久了，你爲什麼這時

候才來呢？

小程：我真替你着急，你真是！

多角：沒有關係，來了就算了，現在這樣子，

(對晶晶)你跟我吃晚飯去。

晶晶：大尉真好，我得深深的感謝您。

多角：不，不，這算不了什麼，你就跟我走。

(轉向丁程)你們排戲好了。(對晶晶)

我們走吧！(晶晶拖上多角的手背想走)

(阿丁和小程看這樣子，肚子裏怪酸溜溜

的，但不敢有何表示；忽記起如果晶晶走

了，無法排戲，便囑咐的多角請求)

阿丁：唉，多角大尉，這個戲一開始就是晶晶

出首，她走了，沒有法子排戲。

小程：是的，晶晶一走，這個戲就排不成了。

多角：（考慮一下）那末這樣子，我先到茶館

去等你，（指晶晶）半點鐘就來。（撫慰晶晶）

（你好好的排戲，快一點！）（看錶）

（晶晶在阿丁請求時，現不樂狀，因她要

討好多角，不喜歡排戲，剛才多角撫慰她

，使想乘此機會向多角敲一個竹槓，裝作

生氣的）

晶晶：我不排戲，也不去喝酒。

多角：（奇怪的）爲什麼？

（晶晶故意不說出來，丁程二人亦焦急）

多角：（到晶晶面前）晶晶，你說，爲了什

麼？

晶晶：（嗽着嘴說）你看，我身上的衣衫這樣

髒了，這一次到這兒來，忽忽忙忙的沒有

多帶，想換一件衣衫都辦不到，你請我到

菜館去，在你的朋友們面前多難看哩！

多角：呵，原來這樣！沒有關係，我替你做一

件，好不好？

晶晶：我不要中國衣，我要西裝。

多角：要西裝也可以，那末，你就到明星公司

去量一套，掛我的賬。

晶晶：（轉喜，尙未滿足）我還要皮鞋。

多角：皮鞋？

晶晶：是的，你答應嗎？

多角：可以，我答應。

晶晶：那末錢呢？

多角：錢末，現在就拿，（拿了五十元）五十

塊錢買一雙皮鞋够嗎？

晶晶：（點點頭，把錢收下）

（小程和阿丁在多角和晶晶糾纏時，暗地

裏相量着，也想要一件東西，便由小程出

）

小程：唉，多角太窮，這邊常常下雨，傘着雨

傘不方便又不好看，我想一個人在一件雨衣

，請大廚替我們想想法子。

阿丁：唉，是的，碰到下雨，到外邊去演戲實在

苦得很，如果有一件雨衣就便當得多了。

（多角把眉頭皺了，他想到這該是敲竹槓

的樣子，心裏不樂，但未說出來）

（阿丁向晶晶示意，要她說話，以爲只

要晶晶肯說，這事情包成功的，晶晶本不

說，被阿丁小程迫得緊，只得說了）

晶晶：是的，多角太窮，他們兩個說的話是實

的，就說我呢，我最苦！這邊沒有汽車，

又沒有黃包車，要想走一步，就靠這兩條

腿；下了雨，那就更苦了！我常常被淋得

像落水的哈吧狗似的。

（多角被晶晶一說，心裏軟化了，便答應）

多角：好吧，一個人一件，都到明星公司去量

一件，不過（指晶晶）你做紅的顏色，桃

紅的更好看，哈，哈，哈！沒有事了嗎？

我就走。晶晶，你就來，（再看錶）時間

又耽擱了幾分鐘，半點鐘，不，最多二十

五分鐘就要來！（下）

（三人進門口，恭喜的噱皮笑臉的送多角

走了，回到台中，互視一笑）

（隔窗聲又嘈雜起來了，有人說：「走

了」這是多角走了，他帶了杖頭圍起來）

（小程被這聲音惑住了，把多角剛才給他

的錢取出來一看，眉毛和眼睛叮算一下，

決計去參加賭博。便對小程說）

小程：阿丁，我去小便，馬上就來。

阿丁：（阻之）小程，現在排戲了，不要去吧！

小程：沒有法了，來不及了，我就來，我就來

。（急下）

（隔壁忽然來了一陣笑聲，是歡過小程進

去的緣故）

（晶晶取了一支煙在抽着，阿丁在台上排

徊，像有苦衷未吐，看看晶晶，過了些時）

阿丁：（到晶晶前）晶晶！

晶晶：（不經意的）什麼？

阿丁：還是昨天所講的事。

晶晶：別再牢騷了，我沒有閑工夫。

阿丁：這不是牢騷，我說：晶晶，我們的感情

不能說不好，說時間也够長，現在差不多

半年了，我的心情你是懂得的，將來我無

論如何負責你的生活費，爲了我們更進一

步的親密起見，我們必須結婚。

晶晶：老是這一套，我聽膩了！

阿丁：我希望你接受我的誠意，我時時在想着

結婚的那一幕，是多麼的美麗呢！

晶晶：（冷冷的）有時候在夢裏所見到的，的

確是美麗！

阿丁：一點都不像夢，我親愛的晶晶不就在我的面前嗎？這是現實，一個實實在在的現實。

晶晶：神經病又來了，走開一點！

阿丁：我沒有神經病，晶晶，我要你答應我！

晶晶，答應你什麼？

阿丁：答應跟我結婚。

晶晶：（正色的）阿丁，你吃過豬肉嗎？

阿丁：（奇怪）豬肉，你問這幹嗎？

晶晶：你別管，你說！

阿丁：當然吃過，誰沒有吃過豬肉？

晶晶：我想你一定喜歡食豬肉的皮。

阿丁：是的，常常連皮都吃下去。

晶晶：所以你不害羞。

阿丁：不害羞跟食皮有什麼關係？

晶晶：人家都說：食豬肚可以補胃，食豬肺可以補肺，那末吃豬皮就可以補皮了。

阿丁：補皮？

晶晶：所以你的皮特別厚！（給他一個嘴巴）

阿丁：（被打後，憤憤過來，但頗為快慰的）

你，你不能這樣之舌我，我誠意待你，你

一點都不關心；你不記得從前，從前你多

麼愛我，現在却這樣冷淡，你，你有良心

嗎？

晶晶：良心？天下都變了，還說良心？有良心

也不會跑到這兒來，從前是從前，現在是

現在，我看你把從前收拾起來罷。

阿丁：（急）你真的變了嗎？

晶晶：傻瓜！這還用說嗎？由中國政府那邊跑

到「新中央政府」這邊來，什麼都變了，

我一個人算得什麼？老實告訴你，從前，

在我身上所要求的，都已經滿足的給你

了。從此以後，各人走各人的天地。

阿丁：什麼？各人走各人的天地？

晶晶：是的！

阿丁：想不到你把從前的交情都丟了，我

爲了你，才跑到這邊來，現在你把我去

了，你——

晶晶：還好意思說是爲了我嗎？哼，你自己想

一想，一天花天酒地，在團體裏面談戀愛

，舞弊，侵吞捐款，人家要你算賬，你沒

有法子交出錢來，才跑到這邊來，這是爲

了你？還是爲了我呢？你說！你說！

阿丁：還不是爲了你？請你喝酒；病了，替你

請醫生出藥費；你要坐汽車就做；要穿漂

亮的衣衫馬上辦到——這一切，不都因爲

了你才短空，才把蔡家的錢用了，到了現

在，你不但感激我，反而說我不是？在

那邊頭不住腳了，帶了你和小程來，好在

日本人需要我們，多由也看顧你，要皮鞋

就皮鞋，要西裝就西裝，剛才我還替你討

到了一件雨衣，這，這都是我給你的好處

，現在把我丟了，你有——你有良心嗎？

晶晶：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少角

給我的西裝皮鞋是你的功勞嗎？你跟小程

的雨衣，不是我一句話，你能够拿到手嗎

？還是看在從前的交情，要不然，只要我對多角說一聲，看你的狗命能够活到什麼時候，哼，小心點，到那時候就別埋怨到我了。

阿丁：（給晶晶這麼一說，害怕起來了，不敢再強辯下去，轉了話鋒）好，無論西裝也好，雨衣也好，都是你的功勞。

晶晶：我才不希罕哩，就算雨衣是你替我弄來的，那末我不要，你跟小程去量好了，多角開到我的時候，我就說這是你的份兒，我不敢領受。

阿丁：你不去？（他知道晶晶不去量，他跟小程一定也沒有希望）

晶晶：唔。

李媽開起門，看這樣子又氣又惱，偷在門內看，阿丁晶晶沒有見到）

阿丁：（難於出口）不，不，不能這樣，（求

饒的）什麼心是你的就走了，我算是沾了

你的福氣，你一定要去量，不要生氣，剛

才都是我不好，我跟你陪禮。（一個鞠躬）

晶晶：滾開些，討厭！

阿丁：我們還是來談正經話吧，你答應跟我結

婚嗎？

晶晶：（大聲的對他說）跟你媽結婚去。

（李媽以爲晶晶叫阿丁跟她本去結婚，又以爲晶晶知道了阿丁跟她的事情，驚詫得

很）

阿丁：（搶前一步，把晶晶的脚抓住跪下）你

就是我的媽媽。

(李媽才知道 晶所說的是什麼，心方安，但如火中燒，痛恨阿丁)

晶晶：(用脚拌開，同時用手推丁的胸前)去你媽的！

(阿丁仰翻了，坐在地上懊喪，這情態反而把李媽逗笑了，李媽笑出聲來，阿丁和晶晶都看到，阿丁極窘，晶晶卻憤憤未消，兩手插腰，不別處)

(小程快到了門口，就叫着)

小程：晶晶，人家都在等你哩，快來！

(阿丁怕被小程看到，急速跑起來)

(晶晶趁此時出去，到了門口，碰到小程)

晶晶：什麼事？

小程：快去，莊家輸光了，大家都要來，快

快。(說後推之，欲下)

(阿丁叫着小程)

阿丁：小程，快來排戲，不要走了。

小程：唉，我還沒有小便哩。(一邊說，一邊借晶晶下)

(阿丁也想乘機出去)

李媽：(急出來叫住)站住，回來！

(阿丁扭裝的回來)

阿丁：什麼事？李媽？

李媽：什麼事？問你自己。

阿丁：問我？我不知道。

李媽：(狠狠的看住了)哼，哼，幹得好事，

「跟你媽結婚去！」

阿丁：(想了一想)是，是，我應當跟「李媽」

結婚。

李媽：(以為說她的母親)跟「你媽」去，跟

「我媽」？

阿丁：什麼？

李媽：你說什麼？

阿丁：沒有什麼：一個主人跟他的老媽了結婚

，這算得什麼？

李媽：(才明白)呵！(伏在椅子上大哭，急與阿丁交織着)

阿丁：(過來慰她)嘆？爲什麼哭了？我不會

跟別人去結婚，你可以放心呀！

李媽：(推開他)誰跟你結婚？

阿丁：你不是說過：要我跟你——李媽結婚？

李媽：我叫你跟你的媽媽結婚。(又伏下去哭)

阿丁：(才曉得自已聽錯了)唔，我聽錯了。

(頓)算了，算了，我現在不跟誰結婚，

單單跟你結婚，我說過，等我弄到了一筆

款，就跟你結婚，別哭啦！我的好李媽！

李媽：(一邊哭，一邊說)你，你跟晶晶結婚

好，有了晶晶，就把我丟了……

阿丁：(忽想出一種話來)唉，你弄錯了，爾

才我在排戲，不要當作真的。

李媽：(被騙上了)什麼，你在排戲？

阿丁：(加強的)是的呀！你怎麼會弄錯了呢

？你要曉得，我是一個做戲的人，什麼地

方，什麼時候，都是做戲，因爲明天要演

出一個戲，剛才在排演，那知道你把我假戲

真做了。而且像晶晶那樣一個女人，誰敢

跟她結婚，誰能够負擔她的生活費？我要

跟她結婚，從前就結了，還會等到現在？

李媽：真的？你不騙我？

阿丁：我那一次騙過你？我們這邊不是常常在

排戲嗎？再說，我住在這邊，就你一個人

陪住我，你是我最親愛的人，我那兒會去

愛別人呢？我說過：白天，我們是主僕；

晚上，我們是夫妻。

(李媽格格的笑了)

阿丁：(見計已遂想出去)好了，我到隔壁去找

他們回來排戲，你把這裏稍微收拾一下。

(正欲下去，小程進來，他是頹喪的)

阿丁：(停在門口)回來了。

(小程不答，我到一張凳子坐下)

阿丁：晶晶呢？

小程：(不高興的)在隔壁。

阿丁：我去叫她來，你坐一坐，現在要排……

要繼續排戲了，不要再跑出去。(下)

(小程取了一支煙抽着)

李媽：怎麼啦？小程。

(小程不答)

李媽：說話呀！小程，是不是把錢輸光了？

小程：(教訓李)當老媽子要規矩點！

李媽：什麼規矩不規矩？

小程：不要老是「小程」，「小程」，我是先

生，應當叫「小程先生」。

李媽：噯，你也會講「規矩」。

小程：我怎麼不講規矩？

李媽：你就別說哪，講規矩，天天打牌，喝酒，敲竹槓，吊膀子……

小程：喂，喂，我不是阿丁，我沒有吊你的膀子。

李媽：你配管！

小程：你也配管！他媽的……

李媽：不要罵人，規矩點！

小程：罵你，你敢怎麼樣？

李媽：（轉臉）當然哪，一個老媽子會罵怎麼樣？

小程：……

小程：哼，小程不是好說話的。

（李媽不想說什麼，進去）

（隔壁聲音又嘈雜起來，阿丁一面裹之，一面推晶晶進來）

阿丁：（邊說邊走）贏了一點就算了，再賭下去不合算，他們那一般都是窮光蛋，沒水乾混，你輸了才是冤枉！（晶晶贏了錢，臉上笑微微的，手裏還在點着鈔票）

小程：（看晶晶在點鈔票，有些醋意，因為他的錢都輸光了，同時，剛才又和李媽吵了一陣，怪厭煩的）贏了多少？

晶晶：不多，百多塊，把錢收起來，放在袋內。

小程：我才倒霉，輸了二十塊。

阿丁：剛才多角給你的都輸了？

小程：要輸末，有什麼辦法？

阿丁：沒有關係，你輸了，糊塗了，肥水不流別家用，都是自家人，現在來排戲，工作

要緊，來，來，把道具排一下，晶晶，預備；小程，幫我把棹子排一排。（小程不動，晶晶又摸摸剛才收起來的錢）

阿丁：（見小程不動）小程，怎麼啦？

小程：（不高興的）現在還排戲？

阿丁：不排戲，那，那，那不行呀！

小程：（向晶晶）借我二十塊。

（晶晶把程看眼不答）

小程：怎樣？

晶晶：我沒有錢。

小程：你剛才贏了，借一點算什麼？

晶晶：贏了？昨天輸了算誰的？

小程：昨天不算，今天你有錢。

晶晶：我不借。

小程：不借？

晶晶：說不借就不借，難道你要把我的錢擦去不成？

小程：（不說話，不爽快的，走了幾步）那末請我喝酒。

晶晶：我為什麼要請你喝酒？

小程：一點酒錢都不肯出嗎？

晶晶：我不喝酒，你要喝，叫阿丁請你好了。

小程：（見晶晶不肯）也好，（向阿丁）阿丁，你請吧！

（阿丁要排戲，只好答應）

阿丁：可以，可以，排了戲以後請你喝好酒？

小程：不，現在就要喝，叫李媽去買來，就在這兒喝。

阿丁：（委曲求全）好，（向內）李媽！

（李媽不馬上出來）

阿丁：（再叫）李媽！李媽！

（李媽出來，生氣的）

李媽：什麼事？

阿丁：去買點東西。

李媽：我不去。（看小程）

阿丁：（撫慰她）去，去，打三斤酒，（轉首向晶晶小程）三斤酒嗎？

晶晶：我不會喝酒。

小程：先打三斤好了。

阿丁：三斤差不多，我也不大會喝，李媽，三斤酒，兩塊錢差不多，燒鴨子一塊錢，還有，還有醃的豬肉也買一塊錢，（又問他們）是不是？

（小程點頭，晶晶不表示可否）

阿丁：（拿出錢來）這裏五塊錢，一共買四塊，還剩下一塊。

李媽：我不去。

阿丁：去，去，那末這樣，若下的一塊錢給你，好不好？（李媽轉笑了，接了錢，一溜煙下去）

阿丁：那末，現在先排戲，（取了劇本）等下喝酒。小程，把道具排好。

（小程才過來幫阿丁排道具）

阿丁：你們劇本都記了，現在開始了，晶晶，你到門口去等，小程，你坐在這邊。（指棹子後面）

(小程坐好，晶晶到門口去等)

阿丁：(對小程)你現在是大大日本皇軍了，在這邊看公事，等到晶晶在外面說：「鈴木大佐，允許我進來嗎？」以後，你就說「進來」。不過，你要保持慎重一點，表現日本的軍官是尊嚴的，和滿的，不要像過去演的那樣好滑，殘暴，好了，預備！

(小程抖起精神在看公文)

阿丁：(對晶晶)你說！

晶晶：(照說，故意把尾音拖長)「鈴木大佐，允許我進來嗎？」

小程：「進來」。

阿丁：(對晶晶)現在你就進來，到這兒來，

(指小程的椅前)就說：「鈴木大佐早安」，好，開始。

(晶晶扭扭捏捏的進來)

阿丁：不對，不對，這時候，你當一個中國的慰勞隊隊長，態度要端莊一點，走路要這樣。(自己由門口走進來，裝做嚴肅的)來，再來一次！

(晶晶照阿丁所示的走進來)

阿丁：對了，現在你(指晶晶)向他一個鞠躬，一邊做，一邊說：「鈴木大佐早安！」

晶晶：鞠躬，說「鈴木大佐早安呀！」(仍把尾音拖長)

阿丁：這不對，每一句台詞尾音不要拉得這樣長，這是文明戲的調子。「早安」就是「早安」，沒有「呀」字，這是因為你過

去演文明戲演慣了，才會出這毛病。

小程：你這個導演，太不識時務了，剛才多角大尉不是說過，我們現在就得演文明戲，才能討好觀眾，多角要我們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

阿丁：他懂得什麼戲？你別聽他說好了；我當導演，你就得聽我的。

晶晶：你們兩個爭論一下，決定好了再來。

不做戲了，坐在一張凳子上面。

(小程不說話，坐在那兒鬱鬱不樂)

阿丁：(過來拉晶晶)晶晶，來。

晶晶：決定好了沒有？憑你的還是憑他的？

阿丁：當然憑我的。

(晶晶過來站在椅前)

阿丁：你再說一下。

晶晶：(隨便說)「鈴木大佐早安」。

(小程不答)

阿丁：(對小程)小程，說下去！

小程：說什麼？

阿丁：(看劇本)你說：「什麼事情？」

小程：(不經意的)「什麼事情？」

(阿丁不滿意，但未說出)

晶晶：(繼續說下去)「今天我特地帶隊來慰勞大日本皇軍。」

小程：(隨便說不照劇本)你去慰勞罷。

阿丁：(阿丁看不過意說話了)

晶晶：小程，你不能這樣，排戲不能吊兒郎當！

小程：我吊兒郎當嗎？

阿丁：你剛才這樣子不是嗎？

晶晶：你(指小程)跟阿丁過不去，不要向我身上發脾氣。(又走開坐下)

阿丁：(急得要命)這樣子，能排得成嗎？明天就要演出了，今天不好好的排一下，那兒來得及呢？

晶晶：這不能怪我。

(李媽拿來一壺酒，兩包東西進來，小程見到)

小程：喝酒，喝酒，管他媽的。

(李媽把酒壺東西等放在桌上)

晶晶：我吃東西。(過來，解開紙包，用手指夾了一塊豬肉吃着)

阿丁：到此時也無可奈何了，只得順從他們的意思，對李媽說)

阿丁：到裏面去把酒杯，筷子拿來。

(李媽入)

(阿丁也過來拿東西吃，小程晶晶繼續吃東西)

(李媽拿三個酒杯三雙筷子出來，放在桌上)

(小程搶拿過來，先斟上酒，一飲而盡，因為他今天很失意，便借酒來發洩)

(阿丁、晶晶倒酒，自己也倒一杯)

(小程再喝一杯下去，覺得杯太小，不痛快，想換茶杯)

阿丁：李媽，把那邊茶杯拿過來。

(李媽本不願意，但至此只以不了了之，

把酒杯拿過來)

(小程斟滿酒杯)

阿丁：(小程，今天你怎麼啦？)

小程：沒有什麼？

阿丁：你要拚命的喝吧？

小程：不錯，「放胆文章拚命酒」，喝了就得

痛快一點。「說後又一飲而盡，再倒一杯，放在杯中」)

小程：來，猜拳吧！晶晶，你來吧！

晶晶：今天這樣高興，怎樣？包贏的嗎？

小程：沒有，沒有，隨便猜。

晶晶：三寶兩勝嗎？

小程：不，一下一杯

晶晶：要不要戴帽？

小程：好吧。

(他倆同時唱着：「全福壽呀」！小程說

「五福魁手」，出五指，晶晶說「八仙」

，出三指，晶晶贏了)

晶晶：你喝！

(小程喝了，阿丁斟酒)

小程：再來。

(又唱起「全福壽呀」！小程叫「一品高

陞」，晶晶說「二喜」出二指，不

分勝負，再唱「全福壽呀」！小程說「七

巧」，又出五指，晶晶亦出五指說「全來」

，(又贏了)

晶晶：又是你喝！

小程：好，好，我喝。(再喝下去，但不能再如

過去那樣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些醉了)

(阿丁再倒酒)

晶晶：還來嗎？

小程：不來了，不來了，你跟阿丁來一下。

阿丁：我不會。

小程：那兒話，你會！

阿丁：真的我不會。

晶晶：那你喝一杯。

阿丁：(討好晶晶起見，只得喝了)

晶晶：現在來一個門前清：一個人乾一杯。

小程：好，好，「今朝有酒今朝醉」。

(晶晶拿兩個茶杯來，各斟上)

晶晶：我們也來碰個杯，來，乾！

(三人碰個杯乾了)

(小程呈辭意，離開座位，走起路來，有

些不自在)

阿丁：酒也快完了，繼續排戲吧；晶晶，從頭

起，到門口去等。

晶晶：不必從頭起，連下去排，一兩次地位不

會忘記的。

阿丁：那也可以，小程，坐好，繼續下去。

(小程不動，阿丁拉他坐在原位上，小

程經過一拉，似乎醒了一點，暗看 晶的

袋子，即轉首到別處去想)

阿丁：晶晶：你站好，(晶晶站好)剛才已經

到了「今天我特地帶隊來慰勞大日本皇軍」

，這句話說完以後，小程要走出來對晶晶

說話，就說：「你們來了真好，我大日本

皇軍非常愛你們中國老百姓……」來，

晶晶，你先說一說。

晶晶：「今天我特地帶隊來慰勞大日本皇軍」。

小程：(走出來)「你們來了真好，我大日本

皇軍非常愛你們中國老百姓。」(說完，

乘機把晶晶抱住，一隻手伸進晶晶的衣袋

裏，想把晶晶的錢偷去)

晶晶：哎呀！(掙扎的)小程，你滾開，放開

手。

小程：你不能這樣！

晶晶：(發覺小程要偷他的錢)「你要偷我的

錢，你要偷我的錢！」不要臉的東西！

(奮力一頂，被她掙脫了)

(小程不好意思的站在那兒，假作酒醉的

，晶晶取出錢來一看，沒有被偷去，仍收

好)

晶晶：(誤會小程和阿丁合夥算計她)你們好

，合計來算我，想把我的錢偷去。

阿丁：你別冤枉好人，我跟他合計算你嗎？(轉

向小程)他媽的，下賤的東西，不要臉！

小程：(老羞成怒)你罵誰？

阿丁：罵你罵誰？

小程：好，拚了算了，(拾到阿丁身上，兩人

扭打)

(晶晶怕起來，想逃走，剛到門口，碰到

多角，退回來)

多角：(在外面就說了)我等你半天了，怎麼

不來？(進來，見程丁二人廝打)又見晶

晶晶怕的樣子，莫明其妙，先過來把兩人打一架，同時喝住）混蛋東西，不要打！

（小程二人見是多角，速停住）

（李媽又開門來，在偷看）

多角：（大驚）爲什麼打起來？

（丁種本說）

多角：（問晶晶）他們兩個爲什麼打起來？

晶晶：（裝作極怕的樣子）哎呀！好在大尉來到，不然，我可要嚇壞了！

多角：你說，什麼事情？

晶晶：（把自己的責任推開了）小程要偷我的錢，阿丁要我跟他結婚，他們剛才喝酒，喝醉了，打起架來！

（小程和阿丁聽了晶晶的報告後，全身發抖）

小程：沒有，沒有！

阿丁：晶晶，你不能亂說，我沒有呀！

多角：（氣壞了）巴格鴉魯，你這般渾蛋，壞透了！叫你們排戲，你們幹什麼？

晶晶：剛才小程還把我抱住。（撒嬌的到大角身邊）

多角：你這狗東西，有什麼用處？（拔鎗擊之，小程死了，多角又指著阿丁）叫你負責排戲，你幹什麼，巴格鴉魯，去吧！（又開鎗，阿丁也死了）

（晶晶本怕了，伏在多角身上）

多角：（撫着晶晶）不要怕，我替你報了仇，你應當用什麼來報答我？

晶晶：我不……

多角：（大笑）哈，哈，哈！我們到裏面去，

（李媽速把門關住，退避去）來，慰勞我

大日本皇軍去。（一邊拉着，一邊大笑）

拉 晶入

（過了些時，李媽驚慌的背着一個包袱偷摸摸的出來，回顧房門一下，到棹前，見棹上的東西還沒有吃完，便抓了幾件塞

（接二二八面）導演除開三個注意要點，還要共同遵守下面的四個標準：

1. 外貌，2. 態度，3. 聲音，4. 智力。

在嘴裏，把酒壺看一看，想把它帶去，拿到手中時，忽見死屍，大驚，把口一張，含在口中的東西落下來，把酒壺也丟了，

（急出）

——幕急下——

民三十，三月於永安

——126——

（接二二八面）導演除開三個注意要點，還要共同遵守下面的四個標準：1. 外貌，2. 態度，3. 聲音，4. 智力。在嘴裏，把酒壺看一看，想把它帶去，拿到手中時，忽見死屍，大驚，把口一張，含在口中的東西落下來，把酒壺也丟了，（急出）——幕急下——民三十，三月於永安——126——

Table with 7 columns: 姓名,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身長, 外貌, 聲音特點. Includes a note about actor selection criteria.

情到正處，所以當選演的更須做兩件事：一、和演員交際（Interviews），尋求他們的性...

情到正處，所以當選演的更須做兩件事：一、和演員交際（Interviews），尋求他們的性...



演員的選擇

谷劍塵

演出法十講之二

一 演員選擇的方式

一齣戲的排演，最要緊的是演員的選擇。英語說：「好的開始就是一半的成功」(Well begin is half done)。在排演之始，我們對於這工作良好的做法，自然必能獲得美滿的結果，但選擇演員，却和選擇劇本有同樣的困難，這是在劇場中看好的演出的觀眾所沒有想到的。在非職業劇團裏，選擇演員最會引起糾紛：演員往往因為不願意做某個角色，說導演是以感情用事，偏袒那一個，或說自己不會做這個角色而導演過意跟他為難；因此，生出不少的怨恨和謾罵，造成一個劇團裏的意見的衝突，甚至會鬧成絕大的風潮。尤其是女學校裏，女學生常常是提出可笑的不做僕人，鴉頭，或老太婆的角色，認扮演這種角色是一種侮辱，是降低她的身份，而推諉不幹。由不願意担任某一個角色，便進而有一「搶角」的風潮。我們處理這個問題，只有對導演提出審慎與公平，對演員提出盡職與服從；此外，我們須注意「演員選擇的方式」和「演員選擇的要點和標準」做去。如果導演不能照這個辦法去選擇演員，也說不去比較可行的理由，那是導演有自私之心；因自私心而引起的風潮，其責任就應該由導演個人來担負。現在，先介紹選擇演員通常使用的兩個方式：

1. 君主獨裁式。

2. 民主集權式。

「君主獨裁式」是將支配角色的權力，完全交給導演的一種辦法；他的權力很大，他指定某演員担任某個角色之後，某演員即須絕對服從，不得有絲毫意見的提出，主張的發表，就是劇團內任何一個人員

，高級或低級，也不能隨便參加意見，亂作主張，致擾亂導演的工作精神。採用這種方式的導演，也毋須請示何方面，致反而引起某種不必要的過慮。導演是專任的，有的爲了某一個劇本的演出聘定的，劇團要絕對信任他，演出的重責完全由導演負担，劇團方面應該讓他大膽的做去，演出劇本的好壞，導演自然會負責到底的。這裏「君主獨裁式」的支配角色，大都適用於職業劇團。有人說，因了獨裁的緣故，假使導演眼兒錯誤，誤選了演員，一齣戲就要受他的影響，減損一齣演出的成績，這在一方面要從選擇演員時察看他的能力經驗，和性情上是否會剛愎自用，第二方面就要用後一種「民主集權式」來糾正。

有一種劇團，或許因爲對好演出，不願意把全權交給導演，與不十分相信導演而採用「民主集權式」的，他們只給予導演決定的權利；在劇本發交演員以後，讓演員有一星期的研究時間，考慮自己能担任這劇本中的角色，然後由導演把劇團所有的演員召集在一起，舉行座談會，來決定一劇的角色；他們的辦法是：先由導演報告劇情意義，角色多少，角色性質，然後進行選擇，由導演依次提出劇中角色，再由可能扮演的演員自己來承認，最後由導演予以「可」「否」的決定。這種方式又叫做「好的自認制」。舉行方式是這樣：

這個劇本裏的×××，那一位能够担任？

我能。

你爲什麼能够？

我的身軀，聲音，像貌，和技能認爲可能。

你試先說出這角色的個性。

你再說出過去所演的角色和演技經驗。

你假使擔任這個角色打算怎樣演出？

演員如果答得全對，導演就可以發出決定的號令，（但只能說試驗）假使是錯誤的（這是常有的事）就是演員誤解自己，誤解劇本，誤解角色，當然與導演心目中預定的不會一樣，導演就應該不客氣說出「不合」的理由折服這個演員，然後再照前例發問一次，至全劇角色決定後為止。

這種方式通常行之于非職業劇團。

二 演員選擇的要點和標準

普通一般演員都是自負心很強，常是「強不知以為知」，或者口才好，講得人相信，或使很好的「民主集權式」的選擇方式弄得無法通行。還有一種演員都有點出風頭的念頭，常懷着一己的名譽，與光榮去演戲，不顧劇場的關係，給他演主角，便會高興，在表演時，他只顧發表他的個性，忘掉了整個的劇本，整個的劇團，這種演員都應該根本排斥。我們知道劇場中根本沒有什麼主角和配角，重要不重要，這是電影造成的惡習，劇場表演的是許多人的力量，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大家都是為劇團的前途而努力。「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這一點，在開始當演員時就應該認識清楚。

此外，還有一種事件是劇場中所當有的：演員假如演過了一齣戲，成績好，自己便以為了不得，自己以為已經成了名角，從此不聽導演的話，不幹配角，或如學校劇團一種重要角必須由「高材生」來擔任，或如職業劇團主角必須由「頭牌」來擔任，致鬧成「老爺當烏龜」的笑話。這都是要注意的根本制除的惡習。選擇演員，應該服從導演，導演應該有權力去支配，即使採用「自認制」（即民主集權式），也要讓導演決定。「絕對認定」，是不合理的，風氣一開，這個演員

不高興演那個角色，那個演員不高興演這個角色，演出就會陷于沒有辦法的地步。因此，導演選擇演員必須要規定了要點與標準，才能不致遇到這許多演員和情形之下，發生左右為難。總之要點約有三個：

- 1, 這個演員是否適合表演這齣戲；這一齣戲，這個演員能不能擔任？

- 2, 這個演員是否有資格演這個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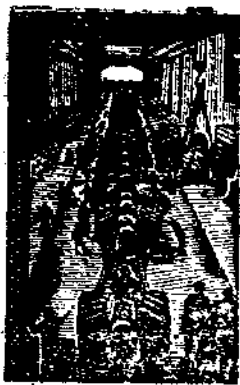
- 3, 這個演員對於這齣的興趣，認識，與熱誠的程度如何？

有許多演員就有許多不同的能力，或自經驗和學問中發出，或由他的身體天賦所限定；因此，演員決沒有萬能而任何一種角色都能擔任。例如有的演員只能演喜劇，不能演悲劇，或只能演悲劇不能演喜劇；有的演員只會演粗線條的戲，不會演細線條的戲，或只會演細線條的戲不會演粗線條的戲；有的只會演年老的角，不會演年輕的角，或只會演年輕的角，不會演年老的角；這是第一個要點。

有許多劇團，尤其是職業劇團，就很考究這資格問題，地位關係：新進的演員或資格較淺的，劇團裏便不會派比較重要的角色，以免俸進，或使老演員疑懼，被新演員所擠去，這是劇團為避免人事的不得已的方策；但有的劇團却以「生意眼」為主，某一演員能夠號召觀眾，則落入 Star System 的弊病，這是劇團為維持營業的不得已的方策，這是第二個要點。

要使一個戲劇能演出成功，擔任這劇中角色的全體演員，還須考察他們有沒有興趣，有沒有認識，有沒有熱誠。譬如某個演員不滿意某個劇本，或某一個角色，而我們強迫的叫他擔任（在君主獨裁式下是常有的），他就不會感覺興趣，致遇事敷衍，不肯努力。其次是演員的瞭解力不夠，對於這劇本或角色的認識不夠，或者錯誤，也會影響表演。最後，由於興趣，認識的差異而不易對於某個劇本或角色有熱誠，沒有熱誠就不肯用功夫。這興趣，認識，熱誠往往相互發生因果，不可分離。這是導演要注意的第三點。

（接一二六面）



戲劇觀眾心理（戲劇原理講話之一）

Clayton Hamilton 作
徐君藩 譯

除了演講某種方式的音樂以外，戲劇是唯一的企圖表現於羣衆而非個人之前的藝術。詩人爲着自己和散佈世界各處能够了解他的沉思默想的若干人而寫作。散文及小說作家爲着獨坐在自己書房內讀者而寫作：不管十個或十萬個如是的讀者看同一的作品，而作者總是對個別讀者表現，關於繪畫和雕刻，也是一樣。一張圖畫一尊雕像，雖可被無數人參觀，可是其表現也是對於每個人的。戲劇却大不相同了。因爲戲劇，就其本質說來，是一種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於羣衆之前。因爲故事，它需要企圖同時表現於一大羣觀衆之前。我們可以單獨的欣賞「Venus of Melos」或「Sistine Madonna」或「Ode to Nightingale」或「Egret」或「Religio Medici」但是，誰能够一個人坐在廣大的戲院裏，看「Cyrano de Bergerac」的演出呢？羣衆之於戲劇的欣賞，與靜寂孤獨對於其他藝術，實有同樣的必要。因爲戲劇爲羣衆而寫作，因而其特性亦必與其他方式藝術不同。

只有切實認識此種表現的不同的人，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劇作家；並且，如果一個不慣於爲羣衆而寫作的作家，欲創作成功的劇本是無望的。丁尼生（Tennyson）是個卓越的詩人；白朗寧（Browning）是描人類心靈的巨匠；斯替文生（Stevenson）是動人故事講述者：——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如欲試作戲劇，定遭失敗，因爲他們特殊技巧的條件，限制其專作宜于個人閱讀的作品，而不慣於表現於羣衆之前的作品。慣於寫作個人閱讀作品的文藝作家，可以產生一種借用戲劇形

式的偉大文學巨著；但，此種巨著，實際說來，不算是戲劇。以戲劇形式出現的「Sanson Agonistes」[Faust]「Pippa Passes」[Peer Gynt]以及麥脫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的劇作，都可算是戲劇以外的東西。那些並不企圖由演員在舞台上，表演於羣衆之前。作爲文學作品來看，「A Plot in the Scotchman」比「The Two Orphans」不知偉大了若干倍；但，若作爲戲劇來看，則又遜色太多了。對於這個作品，白朗寧確想爲搬上舞台而寫作（接受麥客立地（Maeterlinck）的運用曾使他的若干詩作成爲現代文學巨著的同樣手法，欣賞他的這種劇作，你必須單獨在一處，正如你必須孤獨地去閱讀「A Woman's Last Word」一樣，那不是爲羣衆而寫的作品。而「The Two Orphans」却是的。後者算是真正的劇作。

權威的劇作家——如素夫克普斯，莎士比亞，索里哀（Sophocles, shakes peare, moiere）——深切認識戲劇表現的特質，非常淺明地爲羣衆而寫作。羣衆從而在劇中得到有效的影響。詩人所取悅的只有個人——他自己；小說家所取悅的對象是單獨的個人，他可以選擇寫作的對象——那一種人；但，劇作家却須取悅多種多式的人。他的主題，思想，情緒，却須受一般的欣賞力的限制。他的寫作自由還不及其他作家，因爲他不能選擇他的觀衆。詹姆斯（Mr. Henry James）寫小說，如任其選擇，必以受過高等教化的人爲對象；但，一羣羣衆很少受過高等教化的，所以詹姆斯作品中的人物，從來能完滿地現身於戲劇中。「Treasure Island」是一本給男孩子閱讀的作品，但，現在劇場中的觀衆成份却大部份是婦女，像這樣故事的題材很難在舞台

上成功。

爲着要了解戲劇藝術所受的限制，並確定其範圍，戲劇觀衆心理學的研究成爲必要的。這個問題向研究者顯示了兩點。第一，戲劇觀衆呈現若干與其他任何種羣衆相同的心理特點。——例如政治會議、球賽觀衆、或禮拜會。第二，戲劇觀衆呈現若干與他種羣衆不相同的心理特點。這些將於下文順序論及。

二 「羣衆」

本文所謂是指「羣衆」，他們的感情均傾向同一的方向，因此，他們表現一種喪失個別的自我意識，於羣衆一般的自我意識之中的情感。凡爲特殊目的而集會的許多人。無論其爲行動、祈禱或娛樂。

——都有成爲羣衆的傾向。那麼，一種羣衆有其特有的心理，與屬於其中任何一份子的均不相同。羣衆心理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才由法國哲學家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從前是沒有人研究的。這個問題，拉勞(M. Gustave Le Bon)曾作充分的研究，著了一本約摸二百頁的「羣衆心理學」，照他的說法，一個人，只要成爲羣衆的一份子，即有以下傾向：喪失他原有所具於他的心理特質的意識，而對他所參加羣衆心理特質，感覺較平時特見靈敏。區分人與人間不同的心理特質，是後天習得的特質；但是，羣衆的心理特質却是先天的最基本的民族情緒。所以羣衆的理智較弱而感情較強於組成羣衆的個人。羣衆是欠理智，欠審慎，欠公正的，較輕信、較幼稚、較偏私的；所以確如拉勞明確的論斷，一個人只要成爲有組織羣衆的一份子，好像從文明的階梯上，降低了好幾級，即是個受過最高教育而絕頂聰明的人，一成爲羣衆的一份子，即有喪失他的習得心理特質的意識，而回歸原始的愚昧易感心理的傾向。

劇作家是爲羣衆而寫作的，因此他寫作的對象是比較粗俗、欠教化的羣衆，這種心是富人情、易接納、易輕信、善同情、而帶有幼稚的英雄氣。且有幾分不加思索的，由實際經驗中發現，是使羣衆發生高度

興趣者，厥惟種種的鬥爭。白連特兒(Brunetiere)曾以經驗所得說道，戲劇所涉及的，多是人類的鬥爭；所謂「無鬥爭即爲戲劇」，已成爲戲劇的理論中的老生常談了。單獨的個人，如散文或小說的讀者，對於隨故事的演變，而緩緩出現的人物，會感到興趣；但，色克來(Thackeray)所謂「野孩子似的羣衆」，脚色非到鬥爭的時候才出不夠穩的。戲劇能够競爭得過圓形劇場的表演，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普洛塔斯和脫連斯(Plautus and Terence)說過，羅馬的羣衆對於角鬥與戲劇二者，甯取前者；一場鬥熊或鬥雞往往傾空了Pankside的莎士比亞劇場；即在今日的城市內，日間的劇戲演出，也敵不過足球賽。每年從東區各地聚集了四萬人，來參觀耶魯和哈佛的戰場相見，可是這樣數量的羣衆，就有世界最偉大的戲劇演出，在紐約也難得召得來，因爲羣衆需要鬥爭；有了真實鬥爭的存在，對於假裝鬥爭的類似鬥爭，是不感滿足的。

因此，戲劇必須供應此種對於鬥爭心理的需求，此種需求即是羣衆原始本能的一種。戲劇應在若干意志的鬥爭之下，處理其人物，不管其爲不關緊要的，困苦、可怕的、可悲的。羣衆比個人較爲偏私；所以對劇中鬥爭的發展，觀衆多喜歡偏袒一方。參觀足球賽時，除非你關心那一方勝利，一定不感樂趣；在參觀戲劇的演出，如果劇作者沒有把你的同情心引向鬥爭中的一方，也是不生興趣。劇作家常強調劇中一方的正義，使鬥爭單純化。所以從倫理的觀點看來，劇中人物都是單純化的。某種人物是清白的，某種人物是污濁的。在傳奇劇中，英雄與惡徒亦有定型——那些是可惡的，那些是可愛的。因爲羣衆判斷力比較欠缺，不能以公正無私的眼來看劇，所以不是完全傾向一個角色，便是完全反對一個角色；而在兩種情形之下，其判斷往往是不合理的單獨的個人會判斷爲錯誤的角色，羣衆對之有時反無煩言；真正可憐的角色，羣衆反不生同情心。在「Lally」劇中，觀衆崇拜利弗兒斯(Raffles)，一個說謊者和小偷；而反正義的維護者亞拉蒂斯(Mario Hardye)所說的話，反而掩耳不聞。羣衆需要值得同

情的角色，給他愛慕；也需要是生厭惡之感的角色，給他憎恨；而他對於角色的愛與憎，和野蠻人或嬰孩同樣的無理由可說。「Eda Gader」一劇的不得人歡迎，就在於劇中沒有一個堪給觀眾愛慕的角色。因為觀眾是偏私的，所以他喜歡所愛好的角色得到勝利、所以「愉快的結局」的慣例，深為洞悉觀眾心理的導演所堅持。

次於上述偏袒的本能，觀眾心理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極端的輕信。觀眾對於所有目擊的事情幾乎全部相信，對於聽到的話也大部分相信。觀眾中的各份子，本來不信鬼神的在「Hamlet」時，會承認鬼神的存在，因為他親眼看見過！觀眾承認羅沙林（Rosalind）的喬裝真確的，而不以阿連圖（Orlando）認不出自己的愛人為奇。觀眾又毫無猶豫地接受在劇本故事發展以前的既成事實，不論此種事實由個人看來是多麼不可能。Oedipus 王在劇中情節開始前好多年，已與他的母親結婚；但，希臘觀眾從來不問為什麼經過這樣久時間，如此罪大惡極的事情不會暴露。

關於觀眾的輕信，對於目擊的比耳聞的更為容易發生效力。如亨立脫父親的鬼，不會出現於舞台上，只由別人提起，觀眾必不易相信有鬼。劇作家如欲使觀眾深信某幾個角色的慷慨與奸詐，他無須浪費許多話來讚美或譴責，只須把他們慷慨與奸詐的行為，赤裸裸地顯示在觀眾的眼前。

觀眾的眼睛比耳朵更敏于感受，這種事實成為「舞台動作所說的話，比台詞更為響亮」格言的心理根據。這種事實並說明了為什麼沒有一句台詞能為觀眾所了解的戲劇，常會收到良好效果的理由。朋哈特夫人（Mme. Sarah Bernhardt）在「La Tosca」中的動人表演，常轟動了倫敦和紐約，而觀眾對於劇中所用語言却是一無所知的。

觀眾心理另一重要特點，是感情之易於激動傳染。一個人在家裏閱讀「The School for Scandal」一劇，將靜賞劇中的幽默感，從不會大笑起來，但是同一個人，當投入觀眾羣中時，看見同一的戲劇演出却會笑得前仰後仰。這大約因為身邊的許多人都是同樣大笑、哭、熱

情，所有的人類基本情緒，在觀眾中震動着，因為觀眾中的每一份子却感覺到，如果滿座的婦人在拭眼淚，你也要想免哭是很困難的。如果劇場一角觀眾在放肆狂笑，你要忍住笑更為不易。

法國劇場中的「喝采團」制度（System of the Claque）（譯者註：即由劇場特雇之人，坐在劇場中央，專司喝采者）亦即以情緒感染，作為心理根據。喝采團領袖，所知劇中台詞的尾白與劇中演員同樣熟悉，在心理的緊要關頭，那些人便發動喝采，引起了全場的喝采。在劇場中，一聲喝采會引起全場的喝采，如同笑引笑、哭引哭一樣。

觀眾不只比個人易於動情，而且感官更為敏銳。觀眾的眼睛和耳朵是貪饒的——愛好炫耀顏色如同野蠻人，愛好悅耳聲音如同嬰孩。羣眾喜閃光的旗幟和嘹亮的號聲。色、光、音樂三者巧妙的混合，其吸引觀眾的效能，例比最能動人的劇情還來得大。這就是歌劇流行的原因，牠以美好的少女、設計精緻的佈景與燈光、服裝、悅耳的音樂以及跳舞等，炫耀于觀眾之前。

在羣眾中，感情和意見都是一致的。羣眾喪失了固有的思想以及一切，只餘下遺傳的情緒。在羣眾的眼中是沒有思索的，牠的感覺，即是在大洪水以前的人類所感覺過的；牠所想到的，牠的祖先已同樣的想過。戲劇中最動人的，便在表現基本的一致的情緒那時刻——愛女人、愛家、愛國、愛正義、憤怒、嫉妬、復仇、願望、貪慾、叛逆等。數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力度深入人心，使得任何以自我犧牲為主旨的戲劇，幾乎必得成功。甚至連愚笨的卑賤的自我犧牲，也會受觀眾熱烈讚賞。無數的戲劇，是造成在無辜為他人代罪這種人身上，沒有「戀愛」的戲劇，是很少會成功的，牠是所有情緒中最熟悉的一種。羣眾對於需要思考的，新穎的題材不感愛好。若劇作家取材於當時的宗教、政治、或社會法律諸問題，他必須保留那些問題的本來面目，否則必遭失敗。聰明的幽默的劇作家，他們是反對傳說題材的，只能投合羣眾趨好時尚的心理，得到一時的成功，但一風傳說觀念相抗衡時，即告失敗了；最偉大最成功的作家，如莫里哀及莎士比亞，均

能以羣衆的眼光，對所有的重要問題想了一番。他們對於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的見解，即是原原本本的民衆見解，絲毫沒有增加；他們從不提一個問題，爲觀衆所不能迅速回答者。沒有一個人的頭腦，比得上莎士比亞那樣通俗化。他沒有新的觀念。他從無過激的思想，甚至連進步的思想都沒有。他等了一個謹慎的商人，喜愛飲食、露天生活和歡笑，又是一個愛國者、情人、紳士。他了解關於民衆的許多事是他的偉大處，他會寫，又是一種偉大處。他接受當時民衆對於宗教、政治、及社會的倫理，絲毫不考慮這些事是否有改進的必要。那些推翻傳說發見新思想的人，他們的頭腦與前述的大有不同。他們是不寫戲劇的。他們，哲學家、散文家、小說家、詩人，專給我們改變新思想。可是對於劇作家，觀衆所要求的，只是陳舊的思想。觀衆沒有去考慮一件事的耐性；他只願意聽已經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個偉大人物要闡揚某種新的學說主張，可以讓他著述在論文集集中，或寫在小說故事中，對單獨的個人去訴說。直等到此種學說舊至一般人均能普遍接受程度，才算是作爲戲劇題材的成熟時期。

關於這一點的真實性，由我看來是毫無疑義的。我知道歐洲今日的

第一流劇作家都極力利用戲劇作爲表現進步思想的工具，尤其關於社會道德；但是這樣做，我認爲他們把戲劇的範圍弄錯了。他們所要在戲劇中訴說的，不如放在論文或小說中來得妥切，例如鬧揚一種學說，蕭伯納（Mr. Shaw）借自斯可朋河兒和尼采（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的思想寫成的「Man and Superman」一劇，收效反不如原作。易卜生（Ibsen）最偉大的作品，只能給受過教育的個人欣賞，而不能給未受教育的羣衆欣賞。這便是他雖有絕頂的聰明，登峯造極的技巧，而其表現的廣度仍不足與莎士比亞相比擬的原因所在。

傑出劇作家主張不但思想即形式亦須採取保守的。莫里哀只採用觀衆熟悉已久的意大利喜劇形式。莎士比亞不憚不憚地襲用若干作家用過，而爲觀衆所熟悉的形式。在「Love's Labour's Lost」劇中，他模仿李利（Lyly）；在「As You Like It」中，模仿格林（Greene）在「Richard III」中，模仿馬樂（Marlowe），在「Hamlet」中模仿京得（Kyd），在「The Tempest」中，則模仿弗禮赤兒（Fletcher）。

他運用舊形式，能比從前用過的人較有工夫而已。

（本節完，全文未完）

戲劇創作叢書

三編主的之宋三

秋	幸	國
收	福	家
實價壹元四角	之	至
	家	上
	實價壹元四角	實價壹元四角
	蕭軍著	宋之的合著
		老舍著

陳白塵著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重慶·林桂·昆明·柳州

東南總經理

金華四牌坊四十五號六

國民生書店



工作的魔鬼

劍子改編

時：現在。

地：後方人口集中的新縣市。

人：趙友仁，戰時工作團的團員，一位誠篤的青年，態度質朴而粗率，懇摯而不虛飾。

史東臣，戰時工作團的團員，趙友仁的同居，又是他的知己，但性情輕佻而庸俗，恰與趙友仁相反。

湯頌蘭，一位誠篤的新參加的女團員，她痛恨女性的輕佻浮薄，立意要像男人一樣堅強而中用，她對自己的美貌不自覺亦不關心。

羅萃英，一位十足小姐，非團員，她興趣大半集中於自己的芳容，家庭的支配與男朋友们。

王新亞，年齡較長的團員，比以上四人聰明，閱歷亦深，是他們領袖，但交情很好。

林白凌，詩人，身材高大而笨重的巨人，他的外貌像碼頭工人，不像詩人。

第一幕

佈景：一所嘈雜而擁擠的公共住宅內一間房

趙：從這裏走，萃英！從這裏走，別在走廊裏

迷了路啊。

羅：見鬼！什麼東西掛住我的裙子了！

趙：噢，是腳踏車，就是那輛腳踏車，喂，拉着我吧。

羅：該死！多丟臉？友仁，你走廊恐怕有兩里長吧？連一盞燈也沒有。

趙：電燈泡在上個禮拜砸破了。

羅：爲什麼不買一個？

趙：你難道還沒聽到，我們的工作團至多半個月，就要再出發巡邏去了，還買這個做什麼？而且我也沒有工夫去買，白天排戲做工作，晚上讀書——一直走進來吧。

（趙友仁上，羅萃英尾隨而入。）

羅：友仁！從前你的事情沒人來管，現在我們結婚了，從今兒起，我就要督促你了。

趙：對了，督促我去工作，這才是我們結婚的理由。留心脚下，慢點兒，我馬上去開電燈。這間房子正合我們的用，不過是家具少了一點兒。

（他跌跌絆絆地慌忙去摸那盞懸着的電燈。）

羅：我真急於要看看你的房子。

趙：要命！我找不到那盞電燈了，東臣，你在家嗎？

羅：什麼，你不是一個人住在這兒嗎？

趙：呃，呃，我忘了告訴你，不過東臣是正派的好人，沒什麼關係。

羅：原來你還有一個同居，哼，這是再好沒有

，殺倉似的滿地灰塵，十分凌亂，台後右方有一破門，一邊角裏擺着幾塊木板，白天當椅子，晚上當床，上面放着一個破髒的枕頭，霉斑點點，又無枕套。床邊放着一張破舊的凳子，一邊牆上掛着一條褲子。房子的那一邊是史東臣的一角，那裏只有成堆的書籍，紙張和小冊子，牆上還有幾只掛衣釘。

房中懸一盞沒有罩子的電燈，啓幕後開燈時，燈光照著這一間房子充分現出房內凌亂而寒酸的光景。正對着電燈底下有一張笨重的長椅，這一定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到這裏來的，椅上放着幾本書，白天弄昏史東臣的腦子，晚上用作枕頭。

前景左方對着觀眾有一扇窗，窗上沒有玻璃，只用破布塞着。此外掛着一條吃狗

的粗繩。

幕啓時房內完全黑暗，唯有一盞閃爍的

微弱的微光透進窗來。

羅萃英的嬌聲與趙友仁的着急的聲響從

台外門後的走廊上傳來。

趙：從這裏走，萃英！從這裏走，別在走廊裏

迷了路啊。

羅：見鬼！什麼東西掛住我的裙子了！

趙：噢，是腳踏車，就是那輛腳踏車，喂，拉着我吧。

羅：該死！多丟臉？友仁，你走廊恐怕有兩里長吧？連一盞燈也沒有。

趙：電燈泡在上個禮拜砸破了。

了。我想這同居一定已經結婚了。

趙：誰？東亞結婚了？那兒的話，他是個獨身主義者哩。

羅：那麼他知道我們結婚了嗎？

趙：當然不知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只要我們的家庭同意，團裏面的同志最好等以後再告訴他們，因為我們的團長是最反對在工

作中男女團員談戀愛，尤其是結婚。不過

東亞不要緊，我雖然還沒告訴他，但是他知道他一定會喜歡的。會替我們守住秘密

的，你放心吧好了，我担保。

羅：（責備的口氣）噯，友仁……

趙：別說了，萃英，毫無關係。他也許就要回來了，我馬上把事情告訴他，這麼長，這麼短，我們是結婚了，還有什麼關係？你別擔心，他是常常不在家的，他不過在這兒睡覺罷了。這盞鬼電燈在那兒了？明白

吧？別煩惱，我們總有辦法好。噯，燈

在這兒了。（他開了燈）當然，這間房子是不大好的，你瞧，最糟的就是家具太少

，是嗎？萃英，你覺得怎樣？

羅：跟豬欄一樣，多冷啊！

趙：噯，這是為了窗門沒修理好，風就從那兒鑽進來，不過，你別着急，聽我說，

我們馬上可以一切東西都弄好的。譬如說，去買一點兒家具來，把窗門裝了玻璃

，買一個電燈泡放在走廊裏，地板打掃乾淨，那麼什麼就都好了。

羅：原來你和你的同居真的是住在這間——豬

欄裏。

趙：（無精打彩地）噯……

羅：你睡在那兒？

趙：我睡在這張……噯……這張床上的。

他睡在那張椅子上，這東西真是怪舒服的，睡在上面比什麼還好過，不信的話，你

跟着工作團出發一次看看，要想找這樣的東西睡覺，那真是比登天還難哩。啊，這

沒關係，萃英，要是你高興的話，我開收音機給你聽，這是我親手做的，能收長短

波的播音……很長，很長的……萃英，你

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呢？你不願意跟我說話嗎？

羅：你去跟你的收音機說話吧！我可不是廣播

電台——說正經話，我以為你在工作團這

麼久了，多少總有幾件東西，那兒知道——

你的被褥在那兒？

趙：噯，我，我一條都沒有，這出發的時候怎麼能帶？

羅：那你蓋什麼？

趙：我蓋大衣，你別擔心，大衣裏頭鋪着棉花

哩。

羅：你的腦袋才鋪着棉花哩！我看了這地方

就討厭！萃英，萃英，萃英就只有這個枕

頭，多好看，多乾淨的枕頭呀！（她像捉

死老鼠地拿起枕頭）這種東西，簡直教人

連碰都不願意碰。到底你們怎麼睡在這兒

呢？

趙：我們的辦法很好，我們輪流着來，今兒我

枕枕頭，他就枕書，明兒他枕枕頭，我就

枕書。

羅：到處是書！書！簡直是個豬欄！你看

看這兒的髒東西！我相信你在這兒住了兩

個多月，沒掃過一次。

趙：（發氣）什麼，兩個禮拜以前，我還親手

打掃過哩。

羅：你的汽爐在那兒？

趙：我沒有汽爐。

羅：你說得真好聽——你等一等！（她在房裏

憤憤地跨着大步，像一位將軍在調度軍容

一樣）那裏放床鋪，這兒放桌子，椅子放

在那兒，還有一把椅子放在這裏，架子放

在這裏……

趙：這好極了，你真是一位賢主婦，一位好

子。

羅：碗碟放在這兒，那兒還要掛帳幔。

趙：談到帳幔，在我們救亡工作者好像有點兒

過分了，這是少爺小姐的把戲。

羅：什麼！假如這是少爺小姐的把戲，那麼何

必跟我結婚呢？你最好還是別做戲吧。（

她又是一副將軍的神氣）這裏我們可以放

一個樹子。這樣，才馬虎可以住得下去。

你就在這兒等等吧，我回去拿點兒東西來

，無論如何，你總不能教我睡在這。欄裏

啊，你有掃帚沒有？

趙：沒有。

羅：去找一把來！知道嗎？我走了以後，你就把這間房子打掃乾淨。

趙：是。

羅：小貓咪，我走了。

趙：好，我等著你。

羅：再見，小貓咪，別忘了，地板一定要打掃乾淨。

（羅率英下）

趙：天！這就是青年的戀愛主義的好處。結婚有什麼好處？真是活見鬼！（用力敲牆）隔壁老太太，你有掃帚嗎？你不在家？

一把掃帚：掃帚？真糟糕！

（湯頌蘭上，她雖極力想以不修邊幅的男子氣來遮掩自己的醜陋，但仍極美好。她穿著男子的短服，挾著一包書，用臉布包著一把牙刷，一個洋鐵茶杯和其他零件雜物。）

湯：（在門口）請問，東臣是住在這兒？

趙：他還沒回來。哦，是你！頌蘭，聽說你也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團，一個多月了，我們還沒見過面，我們不是有好久不見了嗎？

湯：友仁，你好！

趙：頌蘭，你是來看東臣的嗎？

湯：是的，到東臣這兒來，他什麼都沒告訴你嗎？

趙：沒有，我們有兩三天沒有見面了，頌蘭，讓我詳細地看你一會兒吧，你……

湯：還不是依然故我，跟從前一樣嗎？你呢？

趙：在這兒幹嗎？

湯：我住在這兒幹嗎？我是住在這兒的。

趙：你住在這兒？住在這間房子裏？

湯：對了，住在這間房子裏。

趙：你是說，跟東臣同居？

湯：是啊，跟東臣同居，不過現在……

趙：他先前一句也沒告訴我。

湯：那末，要是他先告訴了你，你會更快點兒來嗎？

湯：是的——那，也許不……東臣是住在這一邊嗎？（她指著堆滿了書的那一角。）

趙：是，那是東臣的。

湯：還好，勉強還住得下。東臣是睡在那兒？

趙：睡在那張長椅子上面。這一半是他的，那

一半是我的，我們就是這樣。

湯：那麼我就坐在這兒等等再說。

趙：好呀！你就在這兒等等，東臣也快回來了，他都是這個時候回來的。我也有幾句話要對他說，可是你要知道，這是一件很為難的事……（他的頭伸到走廊上）老太太，你有掃帚嗎？沒有，糟透了，誰有掃帚？九號房間裏有？好。（向湯）喂，你瞧，這房子不是要掃一掃嗎？不然的話，太不衛生了——喂喂，我好久沒有見過你了，這會兒你不走嗎？

湯：我不走的。

趙：那好，我馬上就回來。

（他像煞有介事地叫出去。）

湯：（自語）真的沒辦法。

（她拿出牙刷，洋鐵杯等東西，放在架子上。史東臣費力地駝著一張粗劣的椅子，脅下夾幾本書上來。）

史：頌蘭，你來了嗎？那本「日本間諜」可借到了嗎？

湯：借是借到了，可是我們至多只能看兩個禮拜，就要還他。

史：那末我們只好一起來讀了。你看，我終於買到這張好桌子。真見鬼，爲了結婚的事，好像做賊一樣，瞞這個瞞那個的。

湯：我看終久是瞞不住的，倒不如早點在團裏面公佈出來的好，反正我們結婚，是經過家長同意的，又不是偷漢子。

史：你不知道團長的脾氣，他是最反對在一起工作的男女談戀愛的，他常常說，戀愛只有妨礙工作，絕對不會幫助工作的。

湯：我就不相信這句話，只要認識清楚的人，戀愛還可以鼓勵工作。

史：我也這麼說，這一個月來，團在做調藝工作，沒事情幹，我們少到團裏頭去，雖然是在談戀愛，但有什麼工作被我們妨礙了？

湯：那你爲什麼不把我們的事情告訴團長？

史：我想過幾天告訴他也不要緊——你瞧，這張好桌子要放在那兒？

湯：我最好還是放在電燈底下，那我們就可以

讀書了。讓我來幫你的忙。照這樣放，對了，多謝你。（她用兩肘支持着身體，縮在桌子上預備讀書）說起來，也許還有一位同志住在這兒吧？你還沒有跟我談過。

史：噢，我簡直忘記了乾乾淨淨。你以為怎樣？頌蘭，你別急，這毫無關係，住在這兒的就是趙友仁同志，他是個頂好的人，你見過他嗎？

湯：我希望他沒結婚過。

史：誰？友仁結婚了？沒有，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湯：我想是的，我看見了他。

史：他先在這兒嗎？

湯：他出去找掃帚去了，馬上就要回來的。

史：噢，你已經把我們結婚的事情告訴了他嗎？

湯：還沒有，不過他老是那麼古怪地看我，我想他也許猜着了。

史：你想他已經猜着了嗎？這真糟糕！喂，你今兒喫過晚飯沒有？（她搖搖頭）噯，我真餓極了，說不定友仁那兒還剩下點兒東西。（尋找）臘腸！頌蘭，假如我把他的臘腸喫了，這是道德的呢，還是不道德的呢？

湯：那當然是不道德的。

史：不過，他是一個好人呀！

湯：好人？我看完全不對，在他身上，我已經看出了腐敗，墮落的樣子了。你瞧他身上

穿着的衣服，那兒像個工作者？

史：實在的，談到這一點，我早就看出友仁已經墮落了。這不管他，但是我們結婚的事情，總得告訴他一聲，我想他會很喜歡的。（嘆息）我當真不能拿他的臘腸嗎？頌蘭，這真是不道德的嗎？

湯：我想我們自己可以湊出錢來，去買一點兒臘腸和餅乾，那不是更好嗎？

史：對了，我買了這張椅子以後，身上還剩下五六毛錢。

湯：我身上也有幾毛錢。那好了，我就可以去買了。

史：幹嗎我不去買，倒要你去呢？到底我是你的丈夫呀！

湯：丈夫？東臣，我請你再鬧這一套少爺小姐的把戲吧！你已經買了這張椅子回來，買喫的東西當然該我去了。

史：互相諒解，公平的分工，和民族的團結性，是不是？

湯：一點兒也不錯。

史：要是這樣，我不反對。（頌蘭下）這才是幸福的生活。（屈指而數）同一的工作目標，共同的工作立場，民族的團結性，我們有相同的個性嗎？有的。相互諒解嗎？是的。工作目標是一樣的嗎？當然是的。

有共同的工作立場嗎？這那能沒有。有民族的團結性嗎？當然有的。那……（很隱晦地嘆着）呀，房子裏都是臘腸的香

味，我可以先拿來喫嗎。這難道真是不道德的？

趙：噢，你已經回來了？（他開始打掃，但愈來愈窘困，自言自語地）我一定要馬上告訴他。

史：（自言自語地）我一定要告訴他。（向友仁）喂！

：喂，聽我說，東臣！（自言自語地）糟糕了！（向東臣）你瞧，東臣，事情是這樣的……說起來，頌蘭先在這兒等你的，你見過他了沒有？

史：（有點發慌）哦，怎麼樣？哦，她先在這兒等我嗎？可是現在沒有等了，怎麼樣？

趙：不是的，說起來，我不過是這樣說。

史：說起來……東臣……

趙：說起來……東臣……

史：沒有，怎樣？

史：不怎樣，說起來，我不過是這麼說。

趙：說起來……啊，東臣你這張桌子是什麼時候買的？

史：噢，這算不了什麼。（自言自語）我一定要告訴他！（對友仁）說起來……關於桌子的話，我是剛買回來的。噢，友仁，我要問你一個倫理的問題。

趙：（自言自語）我想他已經猜着了。史：（拚命地，決意地）友仁，呃，你以為這間房子能够住上三個人嗎？

趙：（同樣是拚命地）怎麼回事？

史：我只問你，這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呢？

趙：那當然是道德的。除了這樣，還有什麼辦法？在此地是租不到房子的。不是嗎？東臣，我知道你是個頂好的人。

史：（大喜）對了，友仁，我知道你是個頂好的人。多謝，老朋友，我早知道你不会和我過不去的，我可以發誓，我決不會來擠你的。

趙：（感激零涕）多謝，好朋友，多謝，東臣，我早就對人說過，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當然了，我是會來擠你的。

史：那兒話，那兒話，你不会擠我的，我恐怕也許……

趙：毫無關係——不過，我告訴你，這兒可以掛上帳幔，還有這兒可以放櫥子……還有，她的確是個美麗的姑娘。

史：（握手）同志，你太誇獎她了，我真是喜歡極了。

趙：是嗎？我早知道你一定快樂得要命的。

史：那當然，好朋友，那當然，我應該快樂，怎麼能不快樂呢？我怎麼能不快樂呢？

趙：但是你要知道，她有點而喜歡跳舞，又愛頑皮，她大概……她有點兒……我愛不要這末說，有點兒少爺小姐的樣子？

史：誰有少爺小姐的樣子？

趙：她。

史：頌蘭？

趙：這跟頌蘭有什麼關係？

史：一點兒不錯，這跟頌蘭有什麼關係？我不過這麼說就是了，你知道，這句話牽到那句話，牽錯了。我告訴你，頌蘭是到外面買贖贖去了。

趙：買贖贖去了？

史：是呀，她幹嗎不該去買贖贖呢？她回來了，你自己去問她。（頌蘭上）我們正在談着你呢，頌蘭，友仁說你不是去買贖贖的，但我說你的確是去買贖贖，嘻嘻，這種誤會是多麼沒有道理的？（拚命的向頌蘭眨眼）巧極了，你認得友仁嗎？

趙：我們早就認識的。

湯：（掃地，用力過猛，灰塵四揚）我們見過面的。

湯：（低聲向史）你告訴他沒有？

史：（低聲回答）老是說不出口，我的舌頭不靈，頌蘭，你就做個好事吧——你去告訴他。

湯：我去？

史：是的，你去，要我去說太窘了。

湯：我不懂你幹嗎要這樣扭扭捏捏，事情是簡單得很，沒什麼了不得，只要走上前去解折一下就好了。

史：解折一下？說說是容易的，但是——你就過去解折一下吧。

湯：幹嗎要我去？你不是丈夫嗎？

史：頌蘭：別鬧這套少爺小姐的把戲吧。

湯：那麼也好，我告訴你，我既然去買了贖贖回來，你就該去告訴他！

史：公平的分工？

湯：一點兒也不錯。

史：那就是說，我非得走上去，老老實實地解折一下不可了？

湯：對了，老老實實地解折一下。

史：這也許是不道德的吧？

湯：這是道德的。

史：呃，我就上前去老老實實地解折一下吧，呃！（他走向友仁）聽我說，老朋友，事情是這樣的，我想正正經經地跟你談件事……

湯：……聽——說起來，今兒你幹嗎這麼努力掃房子，要收拾新房子嗎？

趙：收拾新房子？你怎麼掃着的呢？

史：呃，得，得，我不過是說說笑話罷了。我知道你是一個獨身主義者——妙極了，談到了獨身主義者……那是，談到新房子的話……那是，說起來，談到一般的婚姻……

趙：……

史：（十分窘而憂鬱）婚姻，你是什麼意思？

史：不管他，不管他，老朋友，頂要緊的是別生氣……哦……起初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現在要三個人住在一起了。（含着試探的口氣）你想想看，多麼好，假如我是你，我一定要喜歡得不得了。

趙：你真的會喜歡嗎？

史：怎麼會不呢？三個人住在一起熱鬧得多

了。

趙：東臣，你說的是正經話吧？

史：非常正經。

趙：握手，同志！（很熱烈地握着。）

史：可以這樣說，非常正經，而且永遠不變，再說，已經是行過婚禮了。

趙：行過婚禮，當然，不行婚禮怎麼成呢？

史：對了，不行婚禮怎麼成呢？不過，呃，你怎麼知道呢？

趙：我怎麼知道？這成什麼話？你以為今天不是我結婚還有誰呢？

史：你今天結婚了嗎？

趙：你？你也結婚了嗎？

史：我也結婚了嗎？這是什麼話？你難道以為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嗎？

趙：那末，東臣，說起來我們今兒……都結……

史：結婚了！

趙：結婚了！

史：頌蘭，可怕的亂子來了，你聽見沒有？

頌蘭早已板着脸站着埋頭畫中，好像非常專心似的。）

湯：聽見了……沒有聽見……什麼事？告訴了他沒有？

史：都告訴他了，怎麼，你？

湯：他反對嗎？

史：反對？反對？他非但不反對，而且是十二萬份的贊成！

湯：那麼你還抱怨什麼？大驚小怪什麼？假如他同意，那就三個人住在一起好了。

史：（幾欲大喊）我們三個人，你說我們三個人！

湯：怎麼，你難道反對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嗎？

史：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頌蘭，把書丟開，看看目前的情形吧！

湯：你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

史：莫明其妙嗎？頌蘭，你聽清楚！

湯：哦！

史：他……

湯：我的舌頭不靈了，把臘腸給我，我要喫飽肚子——哦，頌蘭，你懂嗎？

史：一點兒也不懂，請你別吵我，我要看書。

湯：你在這時候看書！

史：我看你還是喝杯開水吧！

湯：我要把長江的水喝乾了！（他因興奮過度而很疲倦。）（外面走廊有腳踏車倒下的聲音。）

羅：（在走廊上）友仁！友仁！我在這兒迷路了！我的裙子不知給什麼東西撕破了！你到底在那兒呢？

趙：（惶恐）滾滾！（向史及湯）同志們，她要把我吞下去了——見你們的鬼！（向走廊叫喊）不要緊，那不過是一輛腳踏車，我來了！（向史）最好你們都給我死光！

他走出去。）

湯：這麼吵做什麼？誰來了？

史：來找友仁的，大概是縣政府負責人來——來找他商量事情的。（羅萃英上。她拿着枕頭、被褥、及其他家用物品，幾乎喘不過氣來，友仁手裏提着包裹，心不在焉地跟在後面。）

羅：我的裙子幾乎撕破了，你明天一定要在走廊上裝一盞電燈！

湯：（向史）這就是縣政府負責人嗎？

史：哦，不錯……那是，她還不算完全負責的。

湯：她為什麼要帶這許多東西來呢？

史：你這人真古怪！什麼事情都問清楚嗎？那又何必呢？反正跟我們沒關係。也許她要搬到鄉下去疏散，順便進來跟老趙辭行的。

湯：現在才正月，天氣這麼冷，日本飛機又好久沒來，何必這麼急要搬到鄉下去呢？

史：那……過幾天就是二月了——不過，這毫無問題——哦，頌蘭，最好還是看你的書，別管旁人。

湯：（看羅一眼，聳聳肩膀）哼！

史：真是糟透了。

羅：（嚴厲向友仁）他們是誰？

趙：他們嗎？哦，他是史東臣，也是我們工作團的同志，你還沒有見過嗎？東臣，上前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羅萃英。

史：呃，你好？我是史東臣。

羅：那一位是誰？

史：那一位……

史：呃，那一位，那一位……可以說是……是

老史的老朋友，她來……來找他談談，來

找他喝杯茶的……毫無問題，是不是，老

史？（向他儘量做暗號。）

史：哦，是的，是一位老朋友，毫無問題，你

不必擔心。

羅：可是要這張好玩的椅子幹嗎？從那兒弄來

的？

趙：從那兒弄來的？老史，要這張好玩的桌子

幹嗎？（拚命眨眼。）

史：要這張好玩的桌子幹嗎？那當然是她自己

帶來的。她是一位那末古怪的姑娘，那末

古怪，現在才正月，天氣還未冷，她就要

搬到鄉下去疏散，順便跑進來辭行的。

湯：（截住他的話）東臣，你說什麼話？

史：噢……那是說……蘭，那是說……真是

弄得一場糊塗。（低聲喊着）他們今兒也

結婚了。

湯：他們也結婚了？

史：還不是嗎？你現在可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了

吧？

湯：我現在才有點兒懂得。

羅：（很討厭地指着頌蘭友仁）她幹嗎要跑到房

子的中間呢？這樣礙了我們的事，我要把

東西攤開來，你對她說！

趙：噢，隨他去吧！萃英，隨他去吧！別理

她。

羅：什麼話，別理她。假如再不理她，照這樣

下去，那是她住在這兒了。把我們大部

分的地方都佔去了，不要臉，我自己去對

她說，叫他明兒再來看看我們，今兒請便吧。

趙：萃英，千萬使不得！

羅：那我也這樣做。

趙：萃英，我求你，我非告訴你不可了！可是

請你別生氣呀！自然，你不會生氣的……

你瞧，原來東臣今兒也……跟她……結婚

了。

羅：什麼！什——什麼？（晴天一個霹靂，她

的包袱丟在地下，自己倒在上面。）

趙：這也是沒辦法的。

羅：你這流氓！你敢來碰我！

趙：萃英，我的……

羅：滾開！我討厭你！

趙：我的小猫咪！

羅：滾開，滾開，滾開，滾開！（她頓足大哭

。）

趙：萃英，萃英，我的小猫咪！

史：頌蘭，你親眼看見這個大亂子了。

湯：毫無問題，這兒儘可以住得下我們四個人

，沒什麼了不得。

史：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

湯：你願意的話，我走好了。

史：你走，那兒的話？你到那兒去？外邊兒冷

得很，我不能讓你走！

湯：我倒想看看你怎樣能不讓我走。

史：蘭，我求你不要這樣，你要曉得，我們

到底是有民族團結性，假如你拋棄了我，

我到那兒去找書看呢？

湯：（被這無可置辯的說法所服）好吧。

史：我賭咒，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好，蘭，你

可以過去勸勸她吧？

（湯走到羅面前，裝出一副誠懇的大演說

家想勸導含有敵意的羣衆的神氣，一腳踏

在前面，雙手放在背後，咳嗽了喉嚨，開

始演說。）

湯：同志，怎麼好呢？這空前絕後的大亂子，

現在已經發生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你

是戰時工作團的團員嗎？你是……？

趙：（絕望地）他現在還沒有加入工作團。

史：我以為對少爺小姐演說是毫無用處的。

羅：（聲淚俱下）不是這麼說法，我的祖父還

是民族英雄哩。

史：那是更可以不必哭了。

羅：（開始剖白自己）你以為我哭什麼？我是

恨他，我被他騙了。前兩個月，我們剛見

面的時候，他就甜言蜜語地說得我頭暈眼

花——啊，別插嘴，友仁——當然，到後

來完全把我弄昏了，他對我說——別做聲

，你還不是這麼說嗎？——他說，「小猫

咪，我們結婚吧，搬到我家裏來住。」他

說，「我有一大間房子，一個自製的收音

錢，還有一個汽爐。」——別多嘴，友仁，你自己心裏明白，你還沒說過這些話嗎？

史：跟着這樣一位姑娘，看你什麼辦法？

趙：毫無問題。

史：那末，我們就只好住在一起了。俗語說得好，同舟共濟，現在讓我們想個辦法吧。

羅：（破涕為笑）對了，我們要想個辦法。我們把房間分隔起來，就從門那兒算起，把房子分做兩半。

趙：對，這多好？幸英，你這個主意教人無話好說。

史：好，我同意，頌蘭，你聽見沒有？

湯：（專心讀書）聽見什麼？

羅：有人提議，把房間隔起來，分做兩半。

湯：本席毫無異議。

史：一致通過。

羅：我們暫時先用粉筆劃界，友仁，你有粉筆嗎？

湯：有，在這兒。

羅：先劃界線，從那裏直到這裏，你移過點兒吧。（這是爲了你的利益起見。）

湯：好的，好的。（把桌子移到東面那邊。）

趙：便當得很，我們設計舞台佈景的時候，最先就是打圖樣。這樣，再這樣就行了。（他在地板上打着界線的圖樣。）

史：在一間房子裏建設兩個美滿的家庭，這真是個偉大的試驗。

趙：看看我們工作的結果吧！哪，多好，真了不得，五分鐘，急急如律令，一個兩開間的房子。

羅：你瞧，現在我們不是已經有了一間很好的房子嗎？

趙：你瞧，光抱怨是沒用的。

羅：同志們，鄰居們，這半邊是我的，那半邊是你的，友仁，把這張長椅子推到那邊去。（他推過去。）

趙：對了，到這兒來，我們這裏放床舖，這裏放桌子，這裏再放兩張椅子，這樣你喜歡嗎，小貓咪？

羅：（他十分放心，正忙着弄收音機。）妙極了，你喜歡嗎？

湯：我喜歡極了，我喜歡得不得了，了不得；對不起，鄰居，請你別把我們這半邊的燈光遮住了，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看書。（含有醋意的客氣）請你原諒。現在你看見了嗎？

羅：現在看得很清楚了，謝謝你。（她繼續讀書。）

湯：（東面表面上雖在讀書，可是羅的一舉一動，他無不留心着。友仁拿起二胡亂彈，羅回到床邊，一面指着湯，一面像小貓似的低聲說：）

羅：友仁，她的樣子倒還不壞，不過穿得太難看了。

趙：唔……

羅：你早就認得她嗎？

趙：唔……兩年前。

羅：你跟她很熟嗎？

趙：唔……

史：這說，「我有這麼，我有那樣」，我聽着他，聽着他，後來，我就像傻瓜一樣真的和他結婚了，結婚了才知道他是和別人同住一個房間的，走廊上又沒有電燈泡，而且他的同居也是結了婚的，至於汽爐，要是有的話，我可是沒見過，他或許是說那一架鬼腳踏車吧？

趙：你不信的話，我帶你到廚房裏去看。

羅：哼！我敢打賭，你那一個廚房恐怕是一家共用的。

趙：（很和氣地）沒有，不過才十二家。（想撫摩她）

羅：走開！

趙：好了，好了，我們講和吧，幸英。

羅：走開！走開！別靠近我，我要走了，我馬上就要走！（可是並不動身。）

趙：幸英，我到底是你的丈夫啊！

羅：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冤家，你是第一個給我上大當的人。

趙：這樣說，你是不走了吧？

羅：我走到那兒去？我的姐姐逃難到這兒，什麼都沒有了，我姐姐的一間房子已經住了五個人了，我當然不能再住進去。

趙：那麼我們現在只住四個人，還少一個哩。

羅：但是，你別看我——你敢碰我！但是他他們却很親愛地碰着了。）

羅：對你的小貓咪叫一聲「咪咪」吧！（她學貓叫真是維妙維肖。）

趙：（敷衍地）咪咪！

羅：來，聽着你的小貓咪吧！告訴你……

史：我真像得救命！友仁，你有什麼東西好喫嗎？

趙：有幾條臘腸。

史：那末就喫臘腸好了。

羅：別忙，同志們，那樣吃不健康的，讓我照規矩來吧。我在路上買了好幾個花捲，還有茶葉，你們想喝茶嗎？（她做了一位慷慨的主婦，覺得很高興。）

史：呵哈，好極了，頌蘭，你聽見沒有？有人提議我們喝茶，吃花捲，有人附議。

湯：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羅：請你們別客氣吧。

史：當然了，謝謝你。可是我們一件東西都沒有，我們沒有茶杯，沒有調羹，沒有碗……

羅：毫無問題！你們沒有買到之前，我們可以先借給你，好嗎，友仁，你不反對他們借用我們的東西吧？

趙：當然不反對。

史：好，一致通過。

羅：（拿着汽爐）廚房在那兒？

趙：讓我來拿吧，我帶你去。

史：同志們，這個辦法是不對的，我們要公平的分工啊！讓我來拿汽爐，（向羅）你要教我一點用汽爐的方法，頌蘭，你也該負

責一份公民的責任呀！

羅：（竊笑）你這個人真有趣，怎麼把汽爐倒着拿呢？（替他矯正。）

史：這怎樣點火的呢？

羅：容易得很，你看見這個小油盞嗎？倒點兒煤油進去。你還看見這個小螺旋針嗎？把它撥開，再拿一根鐵絲把頂上弄乾淨，你

懂了嗎？

史：我懂得了。先拿打汽筒，再把小油盞弄乾淨，再去買煤油。

羅：呢，你什麼也沒聽懂，來，我來教你。（向趙及湯）你們把碗子茶杯準備起來，好嗎？

湯：好的，不過我不知道東西在那兒，要怎麼弄法。

羅：友仁，你招呼她吧。（向史）來，領我到廚房去。

史：好的。（擺着汽爐）打氣筒……然後打氣……小油盞……（他們下。）

湯：喂，你們的東西放在那兒？

趙：就在那裏面，拿出來，當心。

湯：不要緊。

趙：往事如煙，頌蘭！（沉思）已經幾年了。

湯：（眼睛不望他）大約一年了吧，花捲放在那兒？

趙：一年……，花捲放在盤子裏好了。那是在冬天嗎？

湯：茶壺怎麼辦呢？

羅：把茶葉放進去。你還常常寫文章嗎？

湯：不常寫，在一個團體裏面工作，那兒還有時間寫文章？

趙：你記得我們從前合着寫文章嗎？

湯：不，我現在連想也沒有想到這些事情了。

趙：你沒想到嗎？怎麼，你把茶都倒出來了？

史：不是這樣，我來教你。（沉思）頌蘭，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在××劇團工作的時候，黃昏在樹林裏散步的情形嗎？

湯：（極力裝出冷淡的樣子）你幹嗎這樣看我？

趙：一年，只有一年，我們爲了說我們閑話的人太多了。離開了劇團，我們也就分開了，想不到現在又會碰在一起工作，但是更想不到我現在已經有了妻子，而你也有了

丈夫。你還愛東區嗎？

湯：這是我的私事，請你別問。醬油放在那兒？

趙：那麼你幹嗎要臉紅呢？

湯：我問你醬油放在什麼地方？

趙：放在……什麼地方都好。

湯：請你別看我！

趙：（嘆氣）往事如煙，頌蘭，你還記得人家怎樣在說我們的閑話嗎？他們說，他們還是那時候的生活多麼美麗啊！我們那個時候簡直忘記了演戲，忘記了是個救亡工作者，這多麼够人回味的啊！哪，你那捲從耳畔垂下來的頭髮還是那麼美麗。（頌蘭

趕緊將那捲頭髮撥向耳後。(你離開劇團以後怎麼不寫信告訴我你在那兒工作？我在鄉下做小學教師，最近覺得當教師的生活太沉悶了，所以又參加到你們的工作團來。

趙：多麼可愛的一捲頭髮啊！

湯：得了吧，別亂說！我問你，醬油放在那兒？

趙：鬼醬油！你愛放在那兒就放在那兒。

湯：放在小瓶裏嗎？

趙：(羅與史拿著汽爐和茶壺進來，兩人都是興高采烈。)

史：水竟然讓我煮開了，但是却弄得滿頭大汗。

羅：喂，朋友，你們的事都弄好了嗎？

趙：都好了，不過，我們把醬油放在什麼地方呢？

羅：怎麼，你們一件事情都沒弄好？茶是這麼放的嗎？

趙：(羅與史沒有切開，連花捲的袋子都沒打開，花捲也沒拿出來，真是一對廢物！還是讓我來做吧！)史同志，你該休息一會兒了。

史：出了一身汗以後，的確是需要休息一會兒的。

羅：那麼湯同志，你就坐在你丈夫身邊吧，我坐在他旁邊，這樣，我們一起喝茶吧。

趙：(粗笨而強壯的詩人林白凌入，他的長臂搖擺著，像一頭長臂猿。)

林：喂，同志們，我可以在這兒過夜嗎？(注意到這羣人)啊哈！你們好大膽，竟然和兩位姑娘在這兒開宴會，不怕團長——(走近羅，然後又走近湯，厚著臉皮細看她們)還不壞，還不壞，急來很好將就。我

來介紹自己吧。(向湯)你聽見過李白的

大名嗎？

湯：聽見過。

林：(向羅)你聽見過杜甫的大名嗎？

羅：聽見過。

林：(向湯)你聽見過白樂天的大名嗎？

湯：聽見過。

林：(向羅)你聽見過元遺山的大名嗎？

羅：聽見過。

林：(向湯)你聽見過李義山的大名嗎？

湯：聽見過。

林：(向羅)你聽見過元遺山的大名嗎？

羅：聽見過。

林：(向湯)你聽見過白樂天的大名嗎？

湯：聽見過。

林：(向羅)你聽見過元遺山的大名嗎？

羅：聽見過。

林：(向湯)你聽見過白樂天的大名嗎？

湯：聽見過。

林：(向羅)你聽見過元遺山的大名嗎？

羅：聽見過。

林：哦，弟兄們，姊妹們，我可以在這兒過夜嗎？

史：老林，你弄錯了，我們現在是已經結婚了。

林：誰？誰？

史：我們兩個人，老趙跟我，所以已經住不下了。

林：不會吧，你是在說笑話。

史：這是事實。

林：你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史：我娶了湯蘭蘭，他娶了羅翠英，就是這樣。

林：好，你們真了不起，我即席口占一首，你們聽著，哼……(吟詩)

小子們結了婚，都發了昏，
忘記了工作，忘記了國家的危亡，
放著戲不去排，歌不去唱，
做工作原來目的是找丈夫和婆娘！
只有民族詩人林白凌才是真正的工作者，
沒有老婆，永遠不覺得煩悶。

趙：糟透了。

林：你能够也口占一首，像我這樣好的詩嗎？

趙：自作聰明的傢伙！好，再會吧！

林：你要到那兒去，你喝點兒茶吧？

趙：我忘了，我還要去開一個會哩。(他急下)

林：糟透了，你們的事情給這個瘋子知道，一定要傳到團長耳朵裏去了，這怎麼辦？

史：反正他會知道的，管他哩。

羅：(阻止趙欲說話)別管它，團長總不能禁止我們結婚的。友仁，對你的小貓咪叫一聲「咪咪」吧！馬上叫一聲「咪咪」吧！

趙：(不耐煩地吼著)咪咪！

——幕下——



一年來的德師劇運

綠葉

省立德化簡師通訊

德化是閩中重鎮；是荒寂的山城。這裏抗敵空氣相當沉寂。自從今春省立德師創立之後，校當局決定要把這沉悶窒息的空氣打破。除同學們組織晨（夕）呼隊，經常傳播雄壯的歌聲外，再來就是響應劇教運動，熱烘烘地推進「劇運」。我們深信：在這「抗建」過程中，戲劇是一支強有力的戰鬥利器，也就是教育民衆的利器。師範生將來既要肩負起國民教育，國民組訓，完成抗建賦予的艱巨使命，自非具備了運用這利器的能力而向前挺進不可。有了這不可否認的重要性，再加以師生對戲劇素有熾烈的愛好，于是一年來戲劇空氣瀰漫了全校而不解。劇運先滋長，茁壯于校內；進而推揚于校外，伴與現實需要打成一片。幾回演出，雖離我們理想尚遙，但竟得了許多好評，引起了人們的驚奇，注視。然而，我們從不敢有所驕傲自滿；我們還是劇藝上的一羣學徒；我們要在工作中奮鬥出長，爭取一切的進步，聊盡我們應盡的職責。

韶光易逝！德師誕生將屆一年，我們「劇運」

歷史亦已將近一年。在這不長不短的時日裏，前後公演了數次；（同樂會，月光會不算）除最近一次以方言在鄉區出演外，餘均係用國語在城區演出。茲為檢討過去策勵將來；膽敢在此略為報告，虔誠求教於敬畏的同仁們！

（一）五月青年節中的演出

偉大的五月到臨，距離本校誕生時間還不上兩個月，我們不怕物質條件的困乏，徒憑满腔熱情與不畏羞澀的勇氣，東借布幕，西借道具，在赤手空拳下，終於很吃力地演出二齣獨幕劇——「人的買賣」與兒童劇「活捉日本鬼」，還有一齣「力量集中」歌劇。前由徐教務主任君蔭導演；後由商先生希靈導演。同學們過去未上過台的很少，就是有，也受文明戲式的薰染太深。這回欲以國語演出，均感頭痛。國音正確者不多，除兒童劇，歌劇由本科與丙簡班學生分別担任外，「人的買賣」中之「張得貴」，「談金標」乃邀請柯落葉，楊啓美兩位先生參加演出。因為大家愛好戲劇的熱情奔激，故在幾天排演中即趕兩作「處女公演」了！

五月正是德化雨季。在那晚演出中，天不作美，雨珠忽下忽停地阻撓着。然，由於可歌可泣，婉轉生動的劇情，竟把三千多的男女親衆如磁引鐵的吸住。大家撐起雨傘支持到演完始散。在「人的買賣」演出中，台下肅然無聲；有，就是每隻紅眼滑出悲憫同情的淚水與雨水齊下！觀衆的愛護，使我們愈加興奮而獲得相當滿意的成功。自然，還要歸功劇情本身的感人；但一半也可以說是我們初次演出的虛心。如導演徐主任的處處細膩留心；演員對劇本下過苦心的研究，才有純熟不悞的演出。還有個性吻合：如平時天真善笑的胡素汝飾「金秀」，豪放刁皮的楊啓美飾「談金標」獲得自然的逼真成功。

（二）雙十節的演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說說我們的物質設備吧！本校師生對戲劇的興趣日益濃烈，因感設備貧乏，於是甲簡班同學於畢業時慨然捐贈紫色的高幕全套。丙班同學不甘落後，這學期也戲

贈了綠色內幕全套及設計美巧的門窗，以作永恆紀念。校當局眼望諸位同學愛護之熱誠，亦在經費萬分拮据中，咬牙吃苦地撥出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款項來建造一座可以移動的新型劇台，及藍色內幕全套。寥寥幾件設備，錢算花了不少，物質條件差堪解決。

「雙十節來臨，我們便以嶄新姿目的姿態，演出了『孩子軍』（獨幕兒童劇），『壯丁』，『一個也不離』（均獨幕劇，全由徐先生一手導演而成）那晚公共體育場上真是熱鬧至極，雖然設備厚薄，寒氣侵人，但秩序仍佳。此次演出，新進職員佔三分之二。由於平素徐先生苦心排練，大體上還算滿意；尤以『壯丁』二幕為最。原因也由於累積經驗而演員個性之切適：如柯落葉之飾『蕭思義』，蔡珠璣之於『蕭大媽』，潘碧珠之於『張大媽』，均博得觀眾之盛讚。所以我們認為選擇初次登台的演員，除以苦心排練外，還要個性親適，才不會欠自然而致失敗。——這是平凡經驗，但却很重要。

（三）到鄉區去！

先在城區演出，離開『深入民間』四字尚遠，因之大家便都喊出到鄉村去的口號，以盡量發揮劇教的力量。本學期適逢縣政府舉行兵役宣傳，并備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慰問抗戰出征軍人家屬，與本校的戲劇宣傳配合，作當場發給之舉，這在效果上當然更大，於是我們欣歡地不怕小蹊崎嶇，路遠山高地合同縣府科長到第一區三高實驗鄉公演去。浩浩蕩蕩，鄉民早

知道今晚有戲看了！

那晚，（十一、十五）天朗氣清，皓月高照，為怕夜來霜寒露重，很早便開始出演。男女老幼數千觀衆陪着坐在台前的『征屬』老太太、老伯伯，井然有序在看。當『猴戲』（自編獨幕喜劇）敲着舊戲味的鑼鼓出演時，他們（她們）覺得奇怪有趣。後來才知道日本軍閥主持下的『汪家傀儡班』是一個什麼樣子；他們認識汪逆精衛、陳逆璧君、周逆佛海、褚逆誼……這一般無恥奸賊，既又好氣又好笑地烙刻在腦中。

接着就是『人的買賣』與『壯丁』二幕正劇的演出。因為劇情很明朗，很深刻，反映出農民生活與心理；同時又針砭着當前農村社會的現實問題，再加以演員特別賣力，故每個情節均能引起其內心親切共鳴。看完之後，議論紛紛，帶着愉快興奮的心情歸去！

由于他們的興奮，我們忘記了身體的疲困。這回的經驗我們覺得話劇在鄉村農民是會接受的，我們只要更英毅地幹下去，斷能收到『劇教』的效果與政治的賦予的使命。不過劇本的選擇與演技的訓練都要使農村觀眾容易了解

接受；同時，劇人須先具有了不怕路遠山高的戰士精神才成！

（四）今後的展望

一年來的工作，我們覺得還沒有够深入的成就，今後決願以至高熱情，最大努力來開拓我們的園地。（一）在城區分別對象演出，如專門招待民衆、小朋友、公務人員等；（二）鄉區方言演出，決繼續與政治打成一片來進行各項切合季節的宣傳。（三）大家感到『劇本荒』，我們更甚。故決盡量搜羅劇本編印活葉戲劇選。目前因印刷問題，決先印有關國民教育方面的劇選應用，冀其掀起『劇教運動』的怒潮。（四）卅年春起決加強劇團之組織與活動，加緊訓練富於戲劇興趣的同學，使他將來畢業到社會服務民衆去，有單獨領導作戰的能力。如導演技術、舞台裝置、化妝及演員之發音、表情……等，這些，徐先生君藩已擬好詳細計劃，只要我們做個忠實的劇藝學徒，在工作中不斷地學習、鍛鍊、不久的將來，我們大膽希望將能成爲荒蕪沉寂的園中之一支劇選新軍，我們要鼓起無畏的精神來奔馳，躍進！

廿九年冬在德化

永安連日多雨，溪洪暴漲，橋樑被沖毀，過溪校對，諸多週折，來往次數無形減少，因之本期錯字甚多，引以爲憾！尤其『最後一幕』一劇，錯植特夥，開首第四行『偽組織勢力未消滅前』，被排爲『偽組織勢力來消滅前』，『演員的選擇』作者係谷劍塵先生，『塵』字誤植『塵』字。其餘錯字尚無大礙，恕不一一更正，特此聲明，並向原作者道歉！

編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編輯委員會出版

中等學校補充教材

——歡迎代售·訂閱·介紹——

公民科之一
精神講話

定價國幣四角

精神訓練居學校各項訓練之首要，精神講話又為精神訓練中之重要工作，本書選輯 總裁近年來對教育界及青年之訓詞，內容包括求學、游學、為人之根本大道，並指示青年與教育者以最合理之人生觀。

公民科之二
抗建三年

定價國幣八角

抗戰已步入第四個年頭，過去三年之中，我國各項抗建工作之設施與進展，殊有明瞭之必要。本書即敘述三年之中國政治、軍事、經濟、交通、教育文化之發展情形。內容極為豐富。

社會科之一
亞洲風雲

高時良編著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伴隨着歐洲形勢的緊張，亞洲也因而不安甯起來。本書係敘述亞洲的最近情形，內分亞洲的史地輪廓、日蘇糾紛、日本與荷印、菲律賓要求獨立、香港、新嘉坡、越南的現狀、泰國的排華、印度與敘利亞革命運動、巴勒斯坦與猶太人等等，材料新穎，文字亦極生動活潑。

社會科之二
中國抗建地理

劉誠編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近數年來，中國地理間有變遷，坊間舊版之地理教科書乃不能適應當前的需要。本書對中國之新的地理形勢不特有詳明之提供，且對各戰場的抗戰情形，亦敘述盡致。不啻為良好之中國地理教材。

語文科之一
初中文選

高時良編
定價國幣一元

近來各中等學校常感國文教材恐慌，本書因選輯 元首 總裁及其他黨國要人之訓詞言論、重要宣言、抗戰小說、詩歌、戰地素描等，（其中語體及文言文各佔一半）青年讀之，益可激發民族意識，增進愛國觀念。

本會 續出 戲劇教育叢書 各集

新兒女英雄傳 (四幕劇)

谷劍塵 著

同命鳥 (四幕劇)

王夢鷗 著

新人物 (三幕劇)

附李四爺獨幕劇

王澧泉 著

徘徊着的女人 (獨幕劇集)

陳啓肅 著

徐錫麟刺恩 (新歌劇)

陳秉中 著

抗戰戲劇運動

舒蔚青 著

學校戲劇概論

舒蔚青 王永載 合著

舞台技術論

陳啓肅 編

各 種 業 書 主 編 陳 啓 肅 年 底 出 齊

先秦樂教思想

王夢鷗 著

我們的抗戰劇運

舒謙 著

戲劇教育

石叔明 著

舞台技術淺釋

石叔明 著

平劇文武場譜

李瀾平等 編

閩劇的起源與現況

李瀾平等 編

戲劇心理學發凡

陳啓肅 著

中國戲劇史略

陳啓肅 編

本會另出 戲劇教育小叢書 二 各集